

張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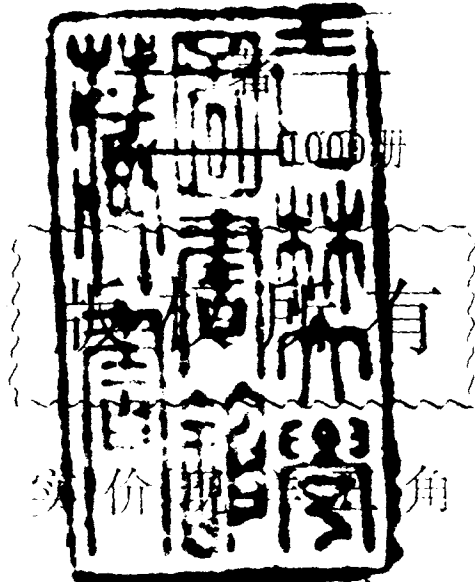
三節 惜今

1993

—1933, 10—

跋 涉

三郎 悄吟



角

五画印刷社

—哈尔滨—

此書當於一九四六年我再返北平時編於故書中。此書中。珠分數種。

人間地下

慎死在

勿信如

苦雨軍

郎

桃鱼的线.....	1
烛心.....	13
孤雏.....	47
这是常有的事.....	93
疯人.....	107
下等人.....	117

情 吟

王阿嫂的死.....	141
广告副手.....	159
小黑狗.....	177
看风筝.....	185
夜风.....	194

一九六六·三月廿七日 北京



桃 色 的 线

(一)

「穷」，逼得他们实在是太不情面了。但，他们却不想再去作那杀人的行业——虽然杀人是他们本行，受过充分的杀人的训练——或是卖掉灵魂，卖掉身体自由的勾当。他们更不后悔，挣脱了的美之寄食所。他们拚命和环境奋斗，他们只是咬紧牙关；硬着心肠，肉搏般的合穷困来抗战！他们顾不到失败——经验告诉他们，穷是不能战胜「人」——失败两个字，在他们看来，真是滑稽平凡得可笑！至于穷困的围攻，也是他们

认为应有的敌人之一种。

春晨的微雨，是悠闲而平稳的飘落着；时间已是八点钟。小旅馆的每个房间里，有的还打着鼾声，有的似乎已在起来漱洗。

星，为着习惯的催迫，醒转来是不能更延宕的睡下去了。他徐缓的在被中伸动着他的四肢；由窗上玻璃的反映，他发见他虽然不甚粗肥，却是充实而强健的双臂；由曲卷的姿势，激起来的肉块，突兀得，使他满意的微笑了，他庆幸他还有着—具精健的身躯，便什么全可以应付得来；并且，假如现在有一个爱他的少女，他似乎还有承受的希望。余的他觉到他是个任什么也没有了的人。

他，孩子般的跳起来。绛色的短裤，仅可以护住身体的或一部分，他蹴了朗一脚，命令着说：

「还不起来吗？——懒龙。」

朗，似早已在醒着；眯着眼，下半截脸依然是藏在被沿里面说：

「起来怎的——你一个不安定的人。」

「洗脸，漱口，喂脑袋……我肚子早就在饿哩！」

「饿吗？先忍一忍。」

「我的什么全能忍，惟「饿」是忍不得；一饿就要犯肝气症；便什么也要不高兴呢！」

「今天例外——你且少犯一次吧！对不起！先生。」

朗，微笑的瞧着星——短发蓬蓬的，有的在披覆。以一个雕像般的姿势，抱拢了双臂，笔直立在床上，眼睛里射出了青春之光。

「今晨的饭，吃不成了吗？」星问。

「也许能吃得成！——还有五分钱，是花不出的。」

「饿，是挨定了吧？」星绝望般的坐下来。

「饿——饿也是经验呢！他自己不挨饿，怎知道别人饿时的滋味啊！」

「啊！饿，饿也得要经验！不就是那样：腹内空索索的；什么也不喜欢，什么也没力气干了。由愤怒而仇恨；而抢掳，而斗争，而流血……！」

甚至任什么全想要干了是不是呢？即使是拚掉生命的话——那时也许不再爱着少女了吧？是不是呢，那么？」星，很肯定似的在发表他的饿之经验及理论。

「但，比这还要复杂呢！」

「唔……？还要复杂！那只能……但——你也总得起来呀！」

星似明白朗的意思了——延迟的再卧一刻。

「……起来，想办法塞饱了肚皮，再讨论它；或者……怎么？」

他们全不言语的穿着衣服。星，迅速的已经是完了一切。接着朗也穿得齐整。

他们计算的，惟一方法祇有「当」，他们开始又数计着什么可以「当」；什么是富余的。在书篋里翻来检去，除开一些册子之外，祇有星的一件绒线衬衣，是可以「当」；是富余的，是星昨日才褪下来的。

「就是它吧！」星提着抖了两抖，满高兴的说。

「这能当几个钱——大限三元钱。」朗蹙着眉

头。「还不够吃一顿「白宫」吗？——饮两杯，我给你唱一段「程艳秋」的「女起解」」

星，的涎水几乎要流下来。

「吃「白宫」是够了，但，下顿呢？」

「……………」

星，急切的竟是回答不出，他向朗漂了一眼似嫌他太也的罗索了。说道：

「下一顿……？」

他一眼瞧到床上拥堆着的被子了。

「下一顿吗……？可以当被子啊！被子完了，褥子，衬衣，书，大衣……精光了我们好走；多么爽利呀！」

「走向那里呢？」朗，发着怅惘的叹息。

「左不是在地球子上滚吧！滚到那里算那里！地球子如果要不许我们滚时，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另一个星体上去白相白相。」

星，的说话，使朗凄然的笑了！

(二)

星，及朗，由一家饭馆昂着胸大踏步的走了

出来。脸色全是微红红的；嘴里横噙着不可说的微笑。

星，的帽子提在一只手里。两个人整齐了步调，作着七五生的步长，一一四步一分间的步速前进着，在大街上前进着。

警察怔怔的，看着他们踱过了十字街头。

「鱼作的真不错啊！」星说。

「米饭蒸得更恰我的脾胃。」朗说。

「……………」

「……………」

大街来往的人，似谁也不曾；也不屑注意到这二位是，「当」了衬衣，才吃了早饭的英雄！但，讨钱的孩子们，却显得聪明得多呢！竟是在后面作着他们的随扈队了。

「去，去，走远些。你们这些连我也不如的小动物——我没有钱。」

星，笑笑的紧走几步，孩子们似明白他的意思；也跟近了几步。星，站住了；孩子们也站住了。

朗，正在寻思一件事，偶一侧首不见星了，回头看时，约三十步的距离，星恰在分铜元给孩子们，闹得不开交。

「走啊！——无赖汉。」

星，听到朗的喊声，将手中余的铜元撒在地上，任着孩子们自己去分争；他跑开来。仍是继续着他们的「前进」

谁也不说什么。

跨进小旅馆自己房间的门，便全仰卧在床上，他们此时似乎什么全忘了。

雨，早是停起，上午的阳光射洒在每处，全显现着些清静得可爱起来。

『星！那绒线衬衣袖头一部分的织缀，真鲜艳哪——桃色的线，红得真可爱！有趣呢！』

『有趣怎的？可爱怎的？』星看了他一眼。哀怨的瞧着天棚——角落里正是一只苍蝇的尸，悬挂的摇动着。

「有趣的是入了当铺的库了，饭是入了我们的肚了——你不是说过那还是「敏子姑娘」给织补

的吗？」

是啊！是她如今又怎的？为「饿」的缘故，是什么全不能可惜吧？什么全可以『当』如果他们——当铺——要人的话，何妨我们两个任谁可以当一个——最好先『当』我——你可以有趣的，尽力的『玩』『乐』他几天——她织得又有什么稀奇！」

朗，很懊悔自己的失言，又提到了「敏子姑娘」——他们已是很久的不通音问了并且「敏子」现已无踪——他知道星的心颗破碎得，仅是凭藉一些细弱的筋络在维系着；一层嫩薄的膜囊盛裹着，怕终有一日会崩裂的！朗，为要弥补他的错误他说：

「星！无论谁与谁，全要有断绝关系的一日，何必又计计于迟早呢。」

『那自然喽！——谁与谁也没有关系了。』

星说完，翻侧了身子，面去向着墙壁。低吟着『泓一大士』（注为丰子恺业师，俗名李叔同）未出家时的一章七绝诗：

『一夜西风蓦地寒，吹将黄叶上栏干；春来秋

去忙如许！未到晨钟梦已阑。』

尾音显然是颤恻得几乎要听不清晰！

(三)

那大约是一九三一年的一段事。

星在沈阳，为避难在一位友人家中的机会，得认识了「敏子姑娘」。他们全是「流浪儿」。又全有着火烈般的情怀：不幸的，他们便循序的踏向『爱之路』上来了。而星又是个婚过者，并且他的妻还在侧。但他及她——敏子——全是为爱而踏破一切的勇士。他们是这般的引用茵梦湖上的几句话；及他们自己的爱之哲学作防盾是：

『今朝啊……！只有今朝！

我是这般的美好！

.....

『只有这一刻你倒还是我的……！

.....

.....

『爱呀！我们便死命的爱……！

.....

管什么将来……现在！

.....

..... 』

敏子姑娘，现已不知去向，别后因为或种的误会，现在他们似乎已断绝关系了，而星却流浪在这寂寞的荒原上。

在别的前夜，敏子姑娘发现星绒线衬衣的袖部，有了破绽，他不顾别人们的眼睛，是怎样恶意的射着他们！她要星脱下来说：

『星！将你的衬衣脱下来，袖部是破了一个洞呢！』

『不吃紧的』。星是怕可恶的人们说敏子姑娘的坏话！而苦了他，所以推辞了一句。

『我明白你推辞的用意；任谁的意思我全明白。但那——请你脱下来，我可以给你补缀好了，这是一点别的赠意呢！』

他是不能再推却了。

她为他静然的，用着桃色的线，在那宝石篮颜色的袖部补缀着。

他也是静然的，看着她那双，明夜——也许是永久——便看不到手；及她的一切……！

那时——仅是那时——的世界是完全属于了他们。

人们，作贼一般监视他们的人们——星的妻是一个「不可知」的女人也在内——几乎全要气得流下泪来。那仅是在补缀一只衣袖而已。

别了！别了………！

星与敏子姑娘别了之后，他有时总要默默的，饱含着无涯的悲绪之泪！偷吻着那只补缀的衣袖。那是他流浪中苦痛时；仅有的安慰，仅有的快乐，仅有的幸福啊……！而如今为着『吃饭』，他竟是不能不舍去他那仅有的……安慰，快乐，幸福……并赖以系托他那忧伤之魂的桃色绒线，仅是一条桃色的绒线！仅是………

1932, 5, 12,

烛 心

(一)

新年来了。

春星，祇为要写几篇应徵的文章，寄向几家报社，骗得一些稿费的缘故。几日，几乎什么全要停顿下来。要看的书，要写的文章，应该干的事情；甚至连每日畸娜的吻，全要写拖欠帐了。——在他脑中盘旋和占据的，祇是：

文章……稿费……文章……稿费

说来奇怪，在平时春星每次要写些什么时，似乎不见怎样艰窘！而现在竟是一个必要的字！

也掏不出。那一页页的原稿纸，在桌角依然如三日前那样，凌乱的堆积着。所多的上面却凭添了几笔不可解的漫画，和零点的墨渍。

他反复的搜检那只久久睡在屋角的旧柳条箱；那条箱的底和盖，因为他不断的翻挪，眼见就要解了体。但春星可怜地依然是找不出一件比较完整的稿子，能够充数去应徵，而骗到一些稿费来使用。

他不禁狠命的，将那无辜的柳条箱踢了一脚，嘴里在诅骂了一句：

『滚蛋！祇可作引燃料的东西们！』

那箱子被他那残忍的脚，这样一踢，它益是困疲而松懈了：同时挪开了几寸，发出一声微细的叹息！

春星，知道这非得现写些什么，是不能成。

于是他又复归到椅子的怀里，捉起笔来，他要速写的「两个女人的运命」，和「我的一年」，「决堤」「强盗」，「职业」……他想过的题目，几乎要超过一打以上了，此时全集菌到他的笔尖上来，

他真的竟又一个字也写不到纸上！

——一天啦！这全不是可以骗到稿费的文章的题目啊！我为什么要想到这些来？

他叹息地，重复又将笔抛在桌子上面。

街头飞来的卖报人的嘶声，使他又听觉到对楼的琴音还在沉醉的唱着；夹杂着升腾的狂乱的笑声之中，竟有枭鸟一般的尖叫和嘎鸣。

蜡烛在漫漫的消溶，烛泪是那样滴滴地沁流下来，火焰似乎也随着沉醉的琴音在无力的跳动。

春星！他似乎也要为这琴音所沉醉了；但那街头飞来的卖报声，又似乎是变得有些寒颤和粗厉。

『星啊！小心太疲乏了吧！明晨再写。』春星正在这样两种纠缠的矜持中，忽然此时睡在床上的畸娜醒转来，在催他去睡，于是：

文章……稿费……文章……稿费

这惹厌的字眼，同时又在他的脑壳里打起回旋。

『是的，不写了一——腹部还在疼吗？』

『我不许你再写下去呢？——疼是疼，但已是不妨。』

她用着孩子般的娇声说完，一刻又沉迷的睡去。这里春星正在这样写着开首的几句话：

「……时代的巨轮，几乎是放足了它的机力，在辗转着：退后和软弱的人们，横卧下来的骸骨；同时在这辗转下，你还可以听到，发出怎样不同的呻吟和嘶叫的集合的轰鸣。这轰鸣只能使人悲惨，颤栗和愤怒……是不如人世听到的温柔的琴音，能使你沉醉得忘了自身以外的事情……」

春星，到这里他不知应该再怎样续写下去。回转头看一看畸娜时，她是正在睡得甜美而且舒适！孩子般的红颊，充血的口唇，眼睫是那样美妙的低垂着……蓦的又是一般莫明的洪流，簸荡起他的心舟。

『喂！一对没有妈妈的娃子！难为我们怎的偏是遇着！？』

春星，叹息着，他不忍扰醒了她。因为几日

来畸娜身体很坏，几乎病倒下来。亏得畸娜是个强性格的人，她明知如果她要病倒下，必要苦了春星。春星此时只是悄悄地偷吻了吻他所爱的部分，仍复坐下要写他骗钱的文章。

但此次的春星却又不能安定下去了。他复次回头看一看畸娜，她仍是那般底在睡着；不过这更使春星加倍的不安定起来……

『畸娜！畸娜！』

他轻轻地唤着她。此时他的心理竟陷在一种极度狂乱和矛盾的状态里。一面他怕她听不到他的声音；一面他又怕她真的听到他的声音而醒转来。

幸喜畸娜还是那样沉睡着，这使春星有些安定了。

他为的要暂时制压下这狂乱的情绪，便顺手由那一丛乱杂耸立的册子间中，盲目的抽出一本来。他无暇去看那册子的题名，他模糊底只是看到那印着方形五号铅字某一页中，似乎有过这样几句半通不通的话：

『……现在说到阶级。阶级有所谓什么……
……剥削……被压迫……封建……资本家等
阶级的名称……阶级并不是从远古就已经存在；
并且今后也不会永久存在，这是很明确的事情……
……』

这册子实际并不能给春星什么大力，春星他
内心仍是如有什么东西在狂乱的打着交流……

蜡烛是越来越短缩，他检点他写的文章还不
足一百几十个字。

文章……稿费……文章……稿费……又在他
的脑壳里打起旋回。

『……琪，拥着他的爱芬。由丽奴舞场走出
来，那魔女般的琴音，仍然在沉醉着他们那灵魂
和肢体的内层。一直到进入了那温暖的车箱，发
动机哼动起来，喇叭发了一声嘎叫时，他们才知
已是夜在值临了……』

春星，他又不能写下去。他发见这篇的题材
取得太卑劣！太平凡，他真的再也不能想下去。他
决心竟将写就的两页稿纸撕扯得细碎！毫不吝惜

的便擲入那没有生火的炉子里去。

『睡吧！星啊！你实在应该睡了！』

「是的，你再睡一忽儿，为我作一个美丽的梦，讲给我听，那时我便去睡了。——听话的孩子，再为我睡一忽儿！」

他过去欲为畸娜掩盖身上的覆被；但畸娜却伸出一只苗细的小臂来，勾住春星的颈子，眯着她的眼睛什么也不说，只是不许他再走开她的身边。

「放开我！宝宝！我的文章还一个字也没写呢！」春星放低了他的声音。

「不要写了吧！」

「不写——我们下月的生活费由那里筹出啊？」

「你不可以检些旧的稿子寄去吗？」

「你没看我几乎翻碎那只柳条箱子么？我真找不出那篇稿子可以寄去，并且能骗到报社里笔稿费」

『「狂恋」不可以吗？』

「『狂恋』？那篇稿子在我觉到是不应再发出了。因为这已是过去的了！过去让它们过去吧！何必再别拨我们那过去的创疤？」

「为了吃饭的缘故，爱的，我们什么虐待和痛楚全要忍受的啊！不是么？寄出去吧！这在我们还有什么不可呢？」

畸娜的声音在颤了，这是春星可以听得到的。

「好的，就按你的意思——我们为了吃饭的缘故，什么痛楚和虐待，暂时全要忍受着吧！」

(二)

夜，还是如先的爬行着。

笔尖和纸在和唱。床上的畸娜在春星的抚爱下，又悠悠的睡去。这里春星在誊录着「狂恋」底稿。

当他写到一九三二，七、一二，的字画时，手是不禁的颤了几颤。但他却是坚强的一字不易底照录下去：

『畸娜：

难道昨夜是梦中来？不，这不是梦，这分明是现实；因为你手写的诗。现在依然是横陈在我的眼底。

「假设是真有一个上帝存在的话：它是垂怜呢？还是惩罚？使我们这对疯狂的人——我们自己是不承认这些——遇着在这漠漠的荒原上。好，遇着便任他遇着！凭他有意或无意；惩罚或垂怜；凭他是怎样……总之我们算遇到了，遇到了……」

「在今晨，不知是某个工厂的汽笛叫出第一声叹息的时候，我便醒转来。寝室中还是漆黑，除开窗边格格响着的马蹄表，和同室中尚酣睡着人们的鼾声之外，简直连苍蝇的哼声全听不到。

「现在这正是清晨，我已经来到公园子里，我是坐在一个小亭子中间，在笔记着我们的过去。

「这亭子是在公园中一所小岛子的上头；四边是有着很平静的水流，甬路撒落着一些零残的花片，士敏土的石墩上似乎还有些湿润，燕子掠着天空和树梢在游戏着……」

「我想你此时也许还在梦中？但这里的太阳，由地平线算起，已是快要升到三十度的光景。

「茫然在思想：这，那，今朝，昨夜……这使我烦扰了啊！我要混淆了这呢，便将我的头用力在摇……摇……结果虽是能暂混沌一刻；而经过一刻之后，依然又是澄清了，并且益发是澄清了……」

「昨夜，啊！好个昨夜！我生命册子上值得纪念的一个昨夜！！那凄惘，那豪畅，辛苦，酸甜……具备的昨夜哟！爱的！我们不该纪念这个值得纪念的昨夜吗？一个一九三二，七，一三的昨夜……」

春星他的眼有些湿润起来，但他仍是不停的写下去：

「……我到你那里去，是受了馨君的托。为你借几册书去；藉代慰问你的寂寞！慰问？啊！我能有什么话值得慰问人呢？我又怎能慰问你的心呢？慰问了仅暂，又怎能慰问了你的将来呢？行在路上，我是那样不得分晓的想着……」

由道里至道外正阳街口的摩电车站，我真不知这段路是怎样走过来。

「你第一次给馨君写的信，馨君由你那里归来，向我们诉说你的现状，和你约略的过去。信据说确是你自己写的——那时我们是正在道外北京小饭馆吃晚饭——我听到这些，祇是茫然的向自己的唇中多倾了两杯酒而已。

「他们之中有的计划着怎样抽自己的薪水为你还债（直至现在也没见到他们凭谁抽过一元钱的薪水）有的为你筹划着将来的职业，有的……但我却是什么也不能，我说给他们，我是个一无所有的人。我祇有头上的几月未剪的头发是富余的。如果能够换到钱，我可以连根拔下来，毫不吝惜的卖掉它！也来帮助你。他们全笑了，说我尽说醉话，畸娜！我几曾醉过来？

「最后还是馨君说：要我写文章卖，我说：

「天啦！在哈尔滨写文章卖给鬼吗？何况我又不会写卖钱的文章呢？」

「那时的馨君也似有些黯然起来！我们散开，

各自走各自的路。当夜我因为酒的过激，竟是失眠了一夜。

「那全是前夜的事了。」

「昨天午间你来电话时，我是正在馨君的座位上，为他整理一些外来的稿件，你接连的几次电话我全知道，但我却一次也没答过你的话。」

「畸娜，直到这里，你也许会怀疑到，我是个势力的，不知人类同情是什么的怪物吧？如果你真的还在那样猜着我；或是我真的能是那样一个怪物！在我自身实在是幸福了啊！

「我明知我是没有半些力量能帮助你，我又何必那样沽名的假慈悲啊！所以在馨君他们要我一同到你那里去时，我全推却了。」

「昨天？畸娜！你不会知道我是怀着怎样的惭愧代馨君到你那里去吧？」

「当我跨进你的房间，你一骨碌由帐子中走下床来。我你对立在那模糊的黑室中，约有几秒钟的工夫，你才在惊愕和莫名兴奋的叫声中，将电灯的开关扭开——那时茶房也退去——按着我访

人的习惯，总要得默几分钟才能说话。将馨君给你写的信交过，我便自行扯了一具椅子坐下来。我发见你看信时，手指有些在颤；你的脸色也是在升沉不定的幻变中。而你的身子却紧偎在门旁。——后来你说出，我才知你是怕我交了信便走去，而不能得到些消息——并且那时你想不到馨君托我带信给你。你只道我是由北平你的好友洁吾那里给你带来的信。所以当时你是那般兴奋着。

「我是立地就要归来的。——交过带去的信和书给你——出乎我意外的，你却指点那信中我的名子说：

「我很喜欢这个人，我要同他谈谈。」

「你为什么要喜欢他？一个鲁莽的流浪儿！」

你听我的答话，祇是甜甜的笑说：「因为读过他写的一篇『孤雏』里面是有对我的脾胃几句话。」

「那你就可以同他随便谈些什么吧！——但他是没有黄莺儿般的清喉，使你悦耳呢！请原

谅。」

「于是我们便斜对的坐在那地桌子边，可怜底我们竟是那样相互地凝视起来了。谁也似乎找不出第一句应该说什么来，我看着你那惨白而憔悴的脸色；不充血的唇……」

春星不禁停下笔来看身后的畸娜，微的一笑，又写下去：

「……纷披过肩的长发，还间杂着几条银般的丝……畸娜！除开你那双智慧的眼睛，光灼得有些异样之外，我真找不到他们所说你的疯狂症在那里哟！也许我的眼睛早就疯狂了吧？」

「畸娜！这说来似乎太滑稽了。那时我却祇觉到这世界上只有你是美丽！——这样话也写给我曾爱过的一位少女——不知什么缘故，我只是要俯向你的怀中去哭！哭！哭个尽够！畸娜！我什么竟是那般怯懦；那般无来由；那般……想着哟！如果，真的我伏倒在你怀中去哭时，你是将我推倒在地上，是将我一脚登出门外，还是我们当真的拥抱作一团，哭在一起呢？」

「我的双手是紧紧按定那桌角。在我内心是怎样有着两种力在突击，当时你也许能听到一些儿吧？」

「第一句话终于是你先找到了。你说你的屋子太凌乱得不成话！指点着桌上一一污旧的信封筒；碎报纸，横睡在未涤洗的碟子上的乌木箸，两只粗磁碗在阖扣着——后来我问到你每日的食物时，你才将那碗揭开，那里面还剩有半碗，红得如血，坚得如砂粒般的高粱米饭——地上是一些碎纸屑；床上，我一眼看到的便是我携归的这张写诗的诗了。再就是铅笔素描的半幅图案画。

「我看过你的诗，兴奋得几乎使得跳起来；谁再敢说哈尔滨无女人哪？——有一次我同我的几个友人们，谈到哈尔滨的女人。他们有的说：哈尔滨的女人在量上说是不缺少了；但在质，或是……什么上真的找不到女人呢——畸娜，他们这样说法，似乎太主观了吧？你以为怎样呢？」

「你告诉我，你也曾为别人与自己抗战过来！你现在竟是一员负了伤的战士吗？还是一只脱了

群的弱雁？！

「你赤裸裸地什么全说了！我久久沉凝在心湖之底层的渣滓，想要倾出的，全被你给倾出了！倾出了……你在我的面前，我们似乎全变成了一具水晶石的雕体。

「我们谈到读书；谈到现在几位新的文学作家；又谈到你的幼年。最终你又谈到你的友人，和那个抛开你的人……

「你说你在他的身上，竟找不出一句诗来！喜欢饮酒喜欢唱歌；还喜欢作画，……但你却不喜欢太阳！你说太阳祇是一个毫无情趣的鲁男子。畸娜！也许因为那太阳的光与热，久久不曾临到你那幽暗小囚室的缘故吧？

「你对于爱的哲学是怎样解释呢？」

你这样微笑的在问着我。

「谈什么哲学，○学——爱便爱；不爱便丢开！」

「如果丢不开呢？」

「丢不开……便任他丢不开吧！」

你觉到我这样话说得是太中和了，于是我们全纵声大笑。

那时对楼一家旅馆，一些人们是正在「酣歌豪饮」「燕妒莺嗔」，乐个无休。而我们这里却是「一灯黯澹」「双影摇摇」泫然欲泣者，不知凡几也！

在我们和他们之间，仅是一条积水的长街相隔，竟是有着这样两种不同的世界！畸娜，你总会清楚这是怎样一个谜吧？你道：

「春星：在我看到你写的「孤雏」时候，我曾这样想过：写文章时节的春星，或许是穷困莫归，而现在也许是穿起漂亮的衣装，翩跹在销魂窟里吧？谁知你现在还是这样——褪了颜色的学生服，不擦油的皮鞋子，蓬乱着的头发——一个无所有的流浪儿哟！——春星，你怎的不放聪明些儿呢？」

「也许我是有些愚蠢！？但我问你时我说：

「你怎的不放聪明些儿呢？」你怎却只是摇头，微微笑了一嘴呢？

「你为什么还要活着？请不要用磨棱的话来覆我。」

我却反诘问你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在这世界上留恋着？拿你现在自杀条件，这般充足。」

「我吗？……因为这世界上，还有一点能使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仅仅是这一点。它还能系恋着我。」

「是的呀！我也是一样啊！但我却永远不想自己去死了！我觉到凭什么东西——除开我不能抵抗的或种暴力之外——也不会使我自己去死掉啊！」

「……………」

「……………」

「畸娜，我们的话，昨夜似乎说得太多了。我几次立起身来，要走，而终未走成；但我几次要将来拥抱，却也未拥抱得成。

「现在的太阳，是逾来逾高了。我有些疲乏！但我还要写记一个时间。」

「你说这现世处处是冷酷的！不满的，丑恶的………不错！现世凭谁也不能否认不是这样；但我们就是任着它这样：冷酷，不满，丑恶下去么？还待谁来为我们负责变改呢？」

男人梳得光光地发，粉得白白地脸；忸怩的装着假斯文；说起话来总要一唱三叹的，卖弄着肉麻的假温柔。你说那还不如卖淫的女人，能使人感到些儿哀怜！

「畸娜！你也许故意在我的面前说这样的话吧？因为我们同样没有那馨香的油，高贵的粉吧？才说这样妒嫉的话，事实我们不是比起别人更爱美吗？」

「是在几时由你那里走归，现在我记不起，但我确是记得当我们别开时，我们的手是握起了；但我们的颊………」

春星的眼在发疼，手腕在酸。

(三)

「………我不想这世界在我们的周遭，也会有失却它们权威的一日啊！不一——那仅是一时

——即是一时也值得；一刻也值得，一分，一秒，一刹刹……也值得！值得我们纪念！毕竟那四周时时攻进的；和内心时在外泛，矛盾突撞的悲潮！在那片刻里，是失却它们的力。畸娜！这是我们仅有的胜利，我们要纪念着啊！

「你会说，我们的爱进展得太迅速了！太迅速时，怕要有不幸的事情发生来横障我们吧？畸娜！不错！我们是太迅速了，由相识至相爱仅是两个夜间的过程罢了。竟电击风驰般，将他们经年累月，认为才能倾吐的，尝到的……那样划着进度的分划——某时期怎样攻；某时期怎样守；某时该吻，某时期该拥抱，某时期该……怎样——一天啦！他们吃饱了肚子。是太会分配他们那仅有的爱情了，我们不过是两夜十二个钟间，什么全有了。在他们那认为是爱之历程上不可缺的隆典——我们全有了。轻快而又敏捷，加倍的作过了，并且他们所不能作，不敢作，所不想作的，也全被我们作了……作了……

他们也许会很温雅的笑着我们说：我们只是

一对狂饮爱酒的醉泥鳅，是不会咀嚼到那酒是怎样甜美与芳香。是一双不会节用爱情财产的挥霍儿，不久就要穷困了。

「他们是忘了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同时也是忘掉他们的现在，将来和过去。好让他们，浅斟低尝着他们那爱之酒吧！让他们节用着他们那爱的财产吧！但愿不要被饥狂汉踢碎了他们的酒杯，轧断他们的瓶颈。节省下来的爱之财产，不要被强盗分了啊！

「畸娜，你的颊儿灼偎在我的胸扉上，你说要听听我的心颞在里面唱的是什么歌曲。它那时给你唱个什么歌儿听来？请说给我，你个聪明的孩子哟！

你在低唱：

『春天啊！到了……』

『……………』

『……………』

啊！我的所有在那时早是溶入你那声波的颤荡中了——随著那歌声，在向着万丈的寒潭里

沉没；渊然的沉落着……

「及至我们醒觉，我们的前额，我们的胸窝，全在横溢着汗浆。那如峭石的白壁墙，窗口条条的铁栏栅……现实地，无疑我们仍是在地狱的人间一个角落拥抱着啊！你用那瘦削的手，在无力的格开我们的胸，你说：

『星！我们错了！』

「错吗？我们是不会作错的。」

我的臂随着我的声音更是加力的扣紧了 you。你的眼睑那时是紧阖着。畸娜，凭你怎样的阖拢，但那源源的泪水，早是不能掩饰的沿流出来。

『星，你不要错会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我自己错了。不该爱了我所爱的人！』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悄然的问着你。

『好胡突一个聪明的孩子哟！』

你用手指轻轻触了我的前额一下，继着说下去道：

『才两日，你便忘掉我说过话吗？』

「我忘掉你什么话来？」

『我是说过，我不敢爱一个我所爱的诗人啊！——我怕蹂躏了他。』

『谁是诗人？你在咒骂谁是诗人？』

我的语音，是显然有些促迫你。

『……………听我说啊！我只合去爱我所不爱的一些东西们；我可以尽性的摧残他们哟！反正他们不是我所爱的。更不是这现世及将来所需要的垃圾物——我怎能用这残忍的手段，尽力向你的身去施展？不然，要是不尽性的爱，还莫如不啊！』

「你所说的诗人便是我吗？那请你，凭骂我一句什么；全比诗人加到我的头上好些！能忍受些！请你放慈悲点，你为什么要把这样清妙高贵——卑懦无能——诗人的美冠。残忍底，来加在我这庸凡的头上呢？好了，我不是诗人，当然也不是你所爱的了——那就请你对我要怎样摧残，便摧残吧！——就如你所说不爱的人们，那样摧

残吧——尽性，但不知你是怎样才算尽性啊？」

「尽性吗？我恐怕这一生也不会尽性了。爱到极时，我是要一口口咬掉我所爱的肉。一直咬到不能再咬时。但我又不忍活着的看着他，忍忍地，一任他的爱在咬肉，他却笑着嘴角，不吐一声儿软弱的呻吟！我待要先杀死了他，使他失掉知觉。然后我再一口口地咬着他的肉。似乎有些安心了。但我如果再想他时，他又怎能复活呢？所以我说这一生是不会尽性了！不尽性的爱，不是莫如无吗？不是莫如无吗？」

畸娜，当时我是忘掉怎样答了你的话，是了，我是说我的爱火往往要烧枯了少女的情芽。所以我同你一样，是不敢爱我所爱的人了。

七，一五，

「畸娜：

由前日下午的三时起，以至今晨现在的十时止。我的心潮是狂乱的澎湃着！以致昨日，前日应该干的事，直积到现在——现在我又坐在公园中，孤岛上那个小亭子中了。天上蠕动着暖暖的

云，遮去了太阳。可人意的风，撩拨我的发。池中的水皱着粼粼的波。亭中除开我以外，还坐着四个俄国女人，一个可爱的金发的娃子。其中三个少女装束的女人，他们在频频地谈着，或是读着他们手上捧的书。余的那个少妇装束的女人，却在频吻那金发娃子的前额，发着微笑！——畸娜！我真有些妒嫉那美丽的娃子啊！她竟能有那样一位温爱而又漂亮的妈妈——！唉！我只是不敢想到你……」

第一支蜡烛已是快尽了，春星又燃上了另一枝蜡烛。听听床上睡在的畸娜的鼾声，仍复的写下去：

「……………那孩子真可爱人！她在亭阶下，掐了一小朵秋棠花，簪在她母亲的素襟上了。——呀！她们竟要离开这个亭子了，她们一个也不留地全走了——但我还是目送那娃子，她母亲们的背影，一直看着她们徐缓地，渡过那有红栏杆的桥，没向绿阴深处……………」

畸娜！我真不知道这时你是怎样的度着在？

「昨夜，你问我拿给你看的诗，是在那里写的？我不思索的便说给你也是在这园中，并且还是一个晨光里。当时你几乎流下泪来。你说你连到公园里写些诗的权利也没有了。我于今想来真有些悔！我不该无意的拿这些话骄傲了你！就譬如前天我友菁，说一句不经意的话，一般底使我心痛！

昨天的晚餐，我问你是否吃过？你。蹉跎了半刻，才说给我，你是仅吃了一些大葱，一杯冷茶，你吻我的时候，问我是否嗅到葱的气息，我才问到你是否吃过晚餐，不是么？畸娜，我怎会问得你那般迟，你总会知道；那是我真的连使你吃饱了一顿饭的力量全没有啊！我待要典却我身上所有的衣服？恐怕那万恶的典当家，连睬也不屑睬的，就要掷还给我吧？！我真的待要强抢些什么给你吃！你说：

『孩子！不要尽疯了。常饿一饿，这是我所喜欢的——来给我笑一笑，我便比吃什么全饱了。』

畸娜，笑也是可以饱人的吗？是的我曾有过这样的体验……………」

新燃的蜡烛，又是消却了半寸。这时的春星，完全变成了一具疯狂的打字机器！

七，一六，

「……我们就是这样结束了吧！结束了吧！这也是我意想中的事，畸娜你不要以为是例外……………」

春星，此时的心灵，又复投归那过去的迴旋：

「……………你爱我的诗，也祇请你爱我的诗吧！我爱你的诗，也祇爱你的诗吧！除开诗之外，再不要及到别的了……………不要及到别的了！总之在诗之领域里，我们是曾相爱过来……………」

记得吧？当我啮到你的唇时，你曾说：

『星，我不许你的唇再吮到凭谁的唇！』

是的，现在我唇上的吻痕，依然是你的，这仅是三日吧？畸娜，我不知你的唇……………是……………被谁……………？不，也许我是在梦中而

冤枉了你？但这太阳明明是在天空照耀。

我但愿你们更亲密些爱起吧！

这样爱之交代，是很合乎我的爱之原则的——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至于我爱你的主因，恕我不能说给你，但我却想不到我的交代，竟办得这样顺手啊！

我不独要我的友们知道你；拯助你。并且以外的人们也知道你，或者他们之中有谁能助你脱出那囚狱！虽然，你是不需谁的知道，谁的拯助，谁的侮辱般的可怜……但最低，你也该接受你友的，这点可怜的心吧！——忘了，昨天，前天，和再前天，所要写给你的全不曾写完。我还要继着写：

「那夜——再前夜——我由你那里走出是太晚了些。街上除开值夜的警兵之外，真要找不到行人了。我本拟到我友善那里去宿，可怜是他们那门扇闭得，就如铁铸就一般。我拍打一个时间，始终没听到一个人儿回应。于是我便决心走归来。

「警兵，每个全要向我注意，也许是夜间，因为我穿了白色衣裳的缘故？以致引起他们对我这孤独的行夜者，起了憎恶或疑惑！虽然他们没有盘诘到我的头上来，但我已经准备好答话了。如果他们要问我，我便这样说：

——我是去看我一个所爱的人儿，因为我所爱的人儿舍不得离开我；我也舍不得我所爱的人，所以归来晚了些，你能原谅吗？——

「畸娜，如果他们要真是血与肉所构成的人，并且还能听懂我的说话时。那他们一定要微笑着说一声「晚安」，而相递的，送着我的背影归来吧？不然，那就听他怎样全可以，那夜——一个值得纪念的夜——就是死却也值得。

「经过的路，有时是纯黑；有时也有些灯光在闪烁。其实凭它怎样——纯黑或是光明——畸娜我的路向是不会错的。所要经过的部分——踱出正阳街口，再突入斜对的一条街口：经过几个平凡的折曲。积水洼，草地，草地里埋睡的不常行车的铁轨条。白日你可以看见那轨条是生着怎

样的锈。轨条上面停着几轴载物笨重车皮，树叶交荫着棱露的石子路。再一转，你就可以沿着木造的阶梯——有时你嫌烦琐，也可以用跑步——一直走向那近乎四十五度斜坡的土岗上去。——土岗上面是铺卧着，由哈尔滨，到满洲里，莫斯科；以及海参威方向去的铁轨路。但必须要经过那横亘在松花江面的铁桥。那桥过去是费去了人们的几多生命和血汗，那只有鬼许知道！

铁条那时是正闪着银般白的光，就如两条银；又如两只卧着的利剑。

「畸娜，你如果肯在那岗上稍一停足，你便可以看出哈尔滨，是有着两个怎样不同的世界：——因为那岗是哈尔滨道里道外分野的一个较高的部分。——虽然全是沉没在一样的黑芒里，但这边似乎要黎明了；而那边却似一个懒惰的妇人，将睡倒在黄昏里。事实是那样，畸娜！我真不敢有半些成见在其间哪！

数不清的远近灯光，虽然它们的光度强弱不同，但却似全在努着所有的力，与那黑夜在抗

战。就如一些苗细的小剑，在刺着我的眼睛。有几处工厂的烟囱，还在喷着浓郁郁的黑烟，时时要遮暗了远天的星——继续叫着轧轧和机器的歌唱。——那似为夜在唱着葬歌一般的悲壮和激昂！

畸娜；余的什么声儿竟也听不到了。

「也许在某个角落里有些声息发出——是第一次卖性的少女们的呻吟？是拥抱在桃色灯光之下，青年爱侣们的蜜语？是鸦片烟的沙沙燃烧声；少奶奶的唧啾声；是铁狱冤囚，饮泣声；是狱卒皮鞭的嚎叫？病痛者的喘息？垂死者的呓语？诗人的叹息？为人类不平而战的战士们的呐喊……？可惜这些震动的音波，它们的震动也许是太微细了吧？怎么就送不到我的耳筒道来呢？

畸娜，那上面的夜风实在太凉爽！我真有些不忍离开那里呢！但，终于我还是不能不离开那里哟！

「下了那土岗，沿着有树影婆娑的墙荫的路，

一直走归我现住的地方。次晨醒来，太阳已是升得很高；忙匆匆地跑到公园里踱了一周，随便胡写些什么，这样便费去了一日之半。——前边所说的「笑」可疗饿的体验，在这里我补说给你吧！

「那还是前此不久的过去。我同菁，共居在一家旅馆的二层楼上。那楼下恰是有一位很美好的姑娘。我们那时，也是常没有晨或晚饭吃，我们常是拿写文章，写些诗，或是读些册子之类当早或晚食。虽然那饿的艺术很美，但我的肝叶却要因为这「美」在胸内而要煽打起来。但当她——楼下的姑娘——抛给我一个笑时，便什么威胁全忘了。无论干起什么来，却更要加倍起些劲呢。

「畸娜，那时我似曾说给你，我曾爱过人呢！并且那位慈悲的姑娘，还留给我一点点礼物，在我的胸扉内——要知道，不是二层楼下那位姑娘——我已不是如你眼中所看到的什么处子诗人啊！若仅是说我结了婚，而没合丈夫性爱过的少妇，倒还妥恰些！

『唔……！你还是一位唯情主义的人儿呢！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不关要的话给我呢？恐怕我再不能写出如昨夜那样的诗来了！嗟！好残忍的人儿哟！』

「你说完这话时，你的脸色有些儿不同了！你的眼也在垂视……我真有些悔，不该说这样的话。在一位自己所爱的面前。虽然不该，但我又怎能欺骗——这欺骗也许不是罪恶？——一人呢？尤其是你哟！你是能破除一切俗见的人，我是不该赤裸的说话么？也必须如别的女人们面前那样有些遮饰么？如果我知道你也还是有些儿脱不开，我又何妨扯一次谎呢？这谎不还是很美吗？

嗟！总之我是有些愚蠢啊！

你说：

『我们只享受这今朝吧——来拥抱我……
……紧些啊……』

畸娜，那全是过去了，过去了，总之全是过去了……我要抄录你第一次为我写的诗在这里：

『那边清溪唱着，
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啊：
春天到了……』

畸娜：我们就这样结束了吧！

「春天啊？我又卖掉了一个春天……」

蓦地是无量数的花球，在春星的眼前飞驰般的幻转。他的心颗欲呕吐出来，当他立起身来，待将这一夜录下来的稿子理整一下，好准备明天送向报社去时，他不能了，他就那样软瘫的晕倒下去……！

及至醒来，他已是睡偎在畸娜的臂弯里。

桌上的蜡烛，多是滩成了泪泊，但那未尽的蜡心，还在那泪泊里碾转的续燃着。

窗外侵侵地放着黎明，在微弱的一声叹息之后，接着似是畸娜的声音说：

「暖！这就好了！」

1932, 12, 25。

孤 雏

(一)

除掉还清店债离开这里，或是街头去漫游与归来写些什么之外；他实在没有更好的方法，能破除这小旅馆日间底寂寞，与夜间底嘈杂！特别是今夜，就如一具新型的留声机在放送着某某公司特种的蜡片一般；男的，女的，笑的，骂的，甚至于哭的……！声音。这使君绮再也不能忍忍的假睡下去；他不顾到新洗过的脚掌，铺好的被褥，连长裤也顾不到穿；披起那件仅有的长袍，拖起一双破而旧的鞋子，便跑到了正阳街

口———

就如一只饥饿的狗，在寻找与等待人们底抛骨头，或是什么……的到来，那样倚立在一棵电线柱下。

笔杆是静静底被栽在墨水壶的短颈子里。似等待主人归来，寻得材料，好用它那伶俐的嘴尖，一划划记留在纸上。它知道这是它应尽的职务。至于主人用它尽是记录些什么，在它似乎毫不顾到那些。

君绮屋子里，简单得来，只有一只椅，和靠间壁底一张小小的案桌———现在是作了君绮临时底写字台———间壁上钉着玛丽一幅小小底剪影。那剪影是贴衬在一幅白纸之上，在那纸上又用鸡血颜色印着金色纹线的硬纸，剪作一个新月孔形，履在着。恰好她的右颊亲切底，在那月形外孤线后面藏了一些，两只神秘的眸子，才正好有力的射着斜角那一颗剪就的『红星』

一些些册子是凌杂底任意躺在桌案上的每处———这便是君绮室中的装璜———再有用一点，

便要数到那五十烛底灯泡了。它是很忠实底，瞪视这没有主人的屋子，小心有贼会拿去两本册子或一枝笔……………！

汽车嗅着汽车的尾巴，成串底跑过去了。接着又是成串底跑过来。你由那汽车喷放屁股味息底强弱；吼叫底低亢；速度的迟速；和它额前一双怪眼的凶光……………！最低可以判断它腹腔内，装载全是怎样底滋补品——猪头，板鸭，活腿，海参……………！一些高贵的食料。其中你也可以看到用本地面粉团成的洋型面包！虽然其中有时也装填两枚「窝窝头」，但那仅是『有时』，汽车高兴，吃点新鲜，换换胃口而已。

君绮很自负，想当年他也曾在汽车肚腔内充过食料，但那仅是如醋之与酱油在佐食。

没有乘客的洋车夫，有的将车停在君绮身旁，坐在自己车的脚踏上，珍重底，细数着他用两条腿，两条棕色的臂，一身身底臭汗，赢得的代价。不幸摊到一张五分钱的破票，他是毫不迟疑底，要拚命底骂一声山东土腔「奶奶」随着骂完

之后，他还要如一只鼠，用着溜溜的眼睛，看看正挺立在丁字街口，指挥交通的警察面孔，是否在发怒?!实在在他们的世界里，惟有觉到警察是尊严，至高权力者；另一方面，也惟有警察老爷们手掌肯摸到他们那满积汗垢桃色的面颊；脚尖，肯踢到他们那饱满曲线底腿股上。这在车夫们，不能不算是一种特殊的光荣！幸运！所以他们常是笑微微底，恭顺的，承受这光荣！这幸运的赐与！

这使君绮也很自负。想当年他也曾打过洋车夫一拳！还忆得，那是用所谓「国术」形意拳中的「崩拳」，使洋车夫后退了三大步，如果没有谁挠住，说不定会躺在地上。在当时他很自信自己的拳术是有了工夫呢！

路那侧，中央电影院门外级台下底两旁；停着的车——人力，马力，汽力——如果你要距离远些看来，真要疑惑是条条多眼底，饥饿底黑蛇，身子全部被沉没在不可知的黑茫里，祇有伏着颓懒的头，在等待它们底食料来充饥。

一刻，一对漂亮的女人走进那电影院——现在改成评戏馆——去了；一会又是一对胖胖的老男和老妇走出来。进去，出来……这使君绮很不耐烦！他虽然要获得些写文章的材料，但他实在不能在那些人们的身上，得到他所需要的东西，甚至连泛一泛他文思的波，起些涟漪的力量，他们全不能给与他。他失望了，他抬起眼睛去看那用彩色电灯绕映着门额上的匾，那匾上的字。忽然使他的心有些不安定起来，他用力底抚按在左胸脯上，暗暗说道：

「孩子，不要跳啊！安定些！那全是过去呢！她们是不配！使你这样跳呢！」

(二)

「……他们全要具着伟大的天才，更要的是特殊的性格……他们要是亲兄妹——这样才好。

「……他们的父亲要是一位社会科学的研究者，……要被△△藉或种嫌疑杀掉……母亲气愤病死……所有的亲朋全要屏绝他们……

因为他们是研究社会科学万恶者的儿女……并且还要将他们攻出了故乡」

这使君绮有些心颤了：

——这许是太冷酷，太悲惨吧!?

但他一想到这是写文章，扯白话……实际不会真有这样不幸的人儿，文章是应当更悲惨些才会使读『文章』的人儿兴味呢！

「……他们要不屑再继续去受那死的教育，御用学校的荼毒了——实际也没有那样力量——他们每人全怀抱着父母仅给留遗下的一颗硬的心，高悬在胸膛内，便这样的跑在荒漠的塞外。

「……哥哥的技能，祇会写诗唱歌，掷○枪……妹妹只会弹琴，画裸体人，舞蹈……父亲教给他们知识……只是什么……唯物史……运动史……革命史……大众心理学……可怜的这些是不会使他们换到现在社会的饭吃！他们是饿了三昼夜。

君绮很气愤自己不争气，怎么一写文章就要提到饿与穷。这使漂亮小姐少爷们读到了该多么不高兴呢！只少要模仿最近在『巴拉斯』电影院开

演过所谓中国有声影片，『最后之爱』中的女角王毓芳骂男主角李耕辛那句：

『穷鬼！』的口吻，来加到自己的身上。这该多么晦气呢？！但他决不因为这样轻轻的一骂，便将他那『饿』与『穷』的好友，弃诸文章之外。

「……………最终，哥哥找到职业了。是修什么纪念路的小工。每天得到三角钱的工资，虽然工头嫌他工作笨拙，有时凌逼到他的身上；但他是忍受！为自己的肚皮；小妹妹的肚皮要咬着牙齿，噙着泪水来忍受！

「……………妹妹不肯甘吸食哥哥的血汗，她也要找工作，她偷偷就一个街头缝穷的妇人学缝纫，几天工夫居然会了，并且还很巧妙。乘哥哥去作工，她便央求那个妇人领她到每处为一些……………小旅馆的客人，低级劳动者，流氓……………缝补破的裤子，汗浸的褥子等等……挣得工资，她要为哥哥制一件衬衫……………哥哥的每日工资，除开他俩食宿费之外，显然的是谈不到衣服了。但那绒的衬衣也显然是不宜于这榴花时节呢——

虽然：哥哥并没有说过一次热，但由那颗颗的汗珠滚下，她知道哥哥是在忍受着！

——以下该怎样写呢？

君绮他看了看他的周遭，车在跑，人在游动，由戏院门中时时要发出锣鼓的喧闹，他突的想到日间一个缝穷妇人被客人侮弄的事：

「……………最终她是受到侮辱了。平时口头上的侮辱，虽然受过许多，但在未出来作工之先那个妇人曾说给她：为作工得工资！她要忍受雇者们的侮辱！这是义务！这是雇主的权利！她要为哥哥制得一件衬衫，她便也不能例外的，不履行这义务！她的心是怎样？那只有死葬在地下的妈妈！许能知道吧！？有时她的泪要流下来；她的愤怒，要立地杀死她当前的仇人时，但一想到父亲的遗嘱：

『孩子们！你们要始终为人类的幸福致力着吧！即使受到人类的侮辱！不要灰心，也不要恨他们！他们那仅是如一个可怜的坏孩子，对他们慈爱

父母规诫的仇恨與侮辱………！』

她便不能不伤心的忍下去！她奇怪父亲为什么偏要为这些堕落的东西们送掉性命？

『……一天一个△△要强奸她，她用剪尖刺破他的耳骨：结果她吃了△△一顿拳头！她待要去诉诸法律，但她常听父亲说过：法律與警察不是为没有资产和没有权力人们而设的！在这现社会。

她归来哭了半整天，一直到哥哥归来…哥哥当日也被工头打了一一但他利用着男子们所具有的自尊心来克服着懦弱的诉苦，不肯说给妹妹！而妹妹却伏在哥哥的怀中哭诉了……哥哥要去寻敌人拚命！但妹妹却不许！他只好哄着妹妹睡下，他也疲倦的睡下……」

这使君绮又有些踌躇起来………

一一该怎样结下去呢？他们全去自杀吗？…这太懦弱了，太侮蔑他们呢！该怎样呢？投降吗？………这似乎更不是他们性格中应有的成分哪！这样结下吧！

「……至夜过半她醒转来，别室已无声息，她一眼望到哥哥那凄凉睡着的身驱，蓦的一种莫明的力使她赤光了身驱，纵入哥哥的怀中，还在说着：

『哥哥我爱你！除开你，别人不配承受我处女的童贞！除开你别人不配承受我的爱！除开你，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配作我的丈夫！哥哥！请你爱我吧……！凭你怎样的……就如爱你的情人那样……那样……这样的爱我……吧！』

哥哥惊得呆了，他疑惑她是疯狂——为了日间过度的激愤！

『你……你疯狂了吗？英妮！』同时他要推开她的身子，但她仍复纵入他的怀中说：

『哥哥要信任我，明白我……我不会疯狂……我是为了我们的职业。明天开始我要去卖「性」！赚得钱买手枪，我要你去作强盗！回来杀死我们的仇人！……我爱你……我祇爱你……所以在未卖「性」之先，我要你第一次……祇有今天，我还有爱！你也许还有爱！你样是你！

我还是我！明天，只要明天，我便是个卖性者……
……将来……只要将来你便是个强盗！我们就
不再有爱了……我们——你要爱我吧！任便怎
……怎样的爱我吧！哥哥——』

他们两具赤裸的身子，在爱狂的战抖中是拥
抱起来了拥抱起来了……』

(三)

君绮这样构思着，在最终他几乎忘却他是在
喧闹的正阳街口，立在电线柱下想文章，真的
就如两具拥抱着赤裸的身驱放大地浮现在他的眼
前。

——啊哈！但愿这是文章吧！不要是现实！
他这样自语着。

「先生，怜恤怜恤！」这似乎是女人的声音，
距他几步前后在耸立一条窈窕的黑影。他认清了
确是一个女人，一个衣服很整齐地女人。他不敢
决定这讨钱地声音是她发出。但，当他用眼向她
近身看过一周转时又没有第二个女人靠近他，不
禁问了一声：

「太太，适才是你说话吗？」

「是的一一」女人的眼在迟缓地眨了一眨，走近了一步。

「太太，你是说向我讨钱的话吗？」

「是的一一一请你可怜我的孩子，给一点钱吧！」君绮用眼仔细地看了看她的怀内说道：

「你有孩子吗……？在那里！」

「在家里睡着…」女人似乎有些不耐，接着说：「……有钱就请给些吧！我出来的工夫很久了，孩子醒来要哭得死过去！因为我太怯懦，还不曾讨到一个铜元……实在我没有那样勇气，拦着汽车，或是跟尾在行人后面去讨！我的数目只希望能买到一罐乳粉便可以。」

「只是一罐乳粉的数目？」

君绮很明白，前此一个时间自己衣袋内确是有过一张两角钱的票券来，惜乎作了自己的晚食费！但他因为一种根性，不想在向他人讨钱人的面前，更是一位为孩子而讨钱的母亲面前，失掉施给人应有的身分。故意地，探手向充满碎纸的衣袋

内，摸了一刻——鬼许知道他是在摸到什么——然后他才欺骗着自己，欺骗着人说道：

「对不起呢！太太……没有零钱啊！」

「没有吗？」

女人的头缓缓地颤了颤，在一声微弱底叹息中，转身向大街那面踱去。这里君绮却不禁暗暗骂起自己来：

——痞子，流氓！你还要欺骗一个病的母亲，为孩子讨乳粉钱，挣扎在车轮马蹄之间的人儿吗？

忽的一部汽车，漂亮地，擦着那女人的背后飞驰去了。一阵不自然的风，无端卷飘起她那寂寞地后衣襟，及得她回首看时那车中女人——板鸭——高贵地黄披肩，在那婆娑地长发下面，透过那车后的玻璃，还能望到一些！那讨钱女人淡淡地笑了笑，随着在那淡笑着的眸子里，射出两缕莫明的「光」返向君绮这面望了一望。

「太太！请回来」那女人似乎不知在唤她，依然是向街那侧走。

「太太！讨钱那位太太！叫你哩！」君绮提高

喉音，她回头停了脚步，问道：

「是——唤我吗？先生」这声音清冷而哀怨：

「是的——」她的脚步这次却是很轻快的走过来。

「啊……先生。」这使君绮很吃惊，显然地这女人憔悴得太可怜了！青春，在她的脸上虽似消逝了不久，但，除开那两片唇上的淡红，你简直要不信任她还只是一个少妇。她的面颊上虚笼着一层，惟有这样的人；惟有这样的人才配有的淡笑。微薄地，就如一片轻绡，包裹着一颗秋月；蒙胧地雨丝，就如缠着落寞梨花一般地，使人无那！

「先生——」

君绮他不能再如一只狗般去注意她衣服上去了他说：

「你也可以在这稍候片刻吗？有些零钱在旅舍里，可以取来帮助你吗？……太太」

「……我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呢！请恕我——」她似乎有些焦灼！

「五分钟，仅是五分钟——」

她似同意了意这个要求，微微在点一下首。

君绮，计算这里到自己的旅舍，只要二分钟，便可以充余地来复——用加速跑步——五分钟是满可将自己褥子底下，几日积下的铜元，掏来给她。

他于是如一只疯马般跑开。不争气是脚下一双破鞋子，不调谐地拍着铺路的石块作响，他甩开它；他赤着脚，爽利地跑上小旅馆的二楼楼上。他来不及用那小钥匙，如平日气闷他，缓缓通开那可怜的小锁。一手拧落下来，摔在一边。

——天啦！

当他一掀那褥子，仅仅是三个小铜元静静睡着，他立地感到一种不可遏地失望与羞惭！几乎叫起来：

——就是这样数目吗？

他撮起来真要将那三个顽皮的小东西，捻成碎粉。但铜元虽小，毕竟是金属的，不会为一只平凡的肉手便捻碎了——任是气力再大些的君绮——也要抛开它们，但那三个小东西在他的手掌

中，似乎很自负地说道：

『动气吗？……谁让你买笔头啊！要写什么文章啊……！用去我们十五个弟兄』

他后悔日间不应该买笔头，写什么浪文章，不禁恶意底，向桌案上翘着尾巴的笔杆，丢了一个眼风！

——坏蛋！我要你永久浸在那墨水壶子里。

无力地，握着三个铜元，走下楼去。

她，正是立在前此君绮立的电线柱下，脸儿在斜向着电影院方向出神，似乎在数着匾额上，什么「小桂花」「小荷花」伶人的字划。在等待。「太太，对不过，仅是这个数目啊！」

他竟是不能抬起头来再看她一眼！仅是用指尖掐着三个铜元，向她手的方向送去，颤颤地。

「谢谢！先生，这个数目也实在值得珍重呢！因为…！」她的喉：似乎被什么拥塞住了！接着水般的東西，灼热地滴落在君绮的手背上来。…

「啊！先生！你在赤着足哇！」

(四)

一阵洪水破堤般的喧噪声，过去了。街头立地显得冷清许多。电影院的门，也在掩起来，门额上的彩色电灯，也逐渐减却，自然这匾额上的字划，也不那般显耀了。

两条男女的背影，沿着马路的一侧走去，口中在相互酬答着：

「大喟……你们俩几时别开的呢？」女。

「前年似乎也是这个…时光吧？」男。

「别后……通过信吗？」

「不曾，因为仅是同学，谈不到友谊。」

「唔……！」

「大喟——现在什么地方呢？别后他勾留过什么地方呢？你怎落到这般样？孩子是几时……
……？」

「请恕我，这些很复杂，一时恐说不来——正因为大喟离开我，生活才这样糟！虽然大喟在一起，我们也不怎样充裕，但那时我们俩还全有工作，现在……大喟离开我已快近四个月，我又

失了业，又产了一个孩子——王因为有了孩子才不能工作。」

「你需要钱，得几多数目呢？」

「不，我并不需要多的钱，只要给孩子买到一罐乳粉——我的身是病着！乳是没有的。」

「明天可以吗？」

「明天………可以。你要记好，这弄的极端，那个小院落里，门牌是五一号，再见——」

「……………」

他看着那瘦弱的背影，一步步移向那黑漆漆地弄之极端走去，渐是模糊了；但什么光在一闪，那背影似乎又在伸长起来……

归来这个清得来比什么全要明悉的印象，使精神再也不能睡去，虽然现在他是很疲倦；夜也渐是浓深………

隔壁房间，时时发出男女的唧啾声，唧啾地笑声………使他很不安！

于是他又要写文章，久久浸在墨水壶中的笔，这时似大赦般的才被主人提出了壶口，脸颊

上已是满纵横着泪水了——它要用这泪水，来组成主人的文章，明晨好去卖钱！

君绮写道：

『克明携了妹妹英妮，就如两只乳燕，由那有着清丽风光底故乡，被一些淘气底孩子们，击碎了他们的故巢。手持了长短底竹竿，赶追着他们那样无方向底飞奔……』

正因为他们还是一双乳燕，所以不会衔泥草筑一个窠儿在谁何人家的梁间。却飞向这烟尘漫天底城市里来……城市的楼房崇高与冷峻得是直不许燕在筑巢，何况他们又是一双不会筑巢的乳燕呢，这样不得不权赁居在老鹰底旅馆里了……』

到这里，他不能再写下去，他又想到那女人，那孩子，孩子的父亲！……

——大喙，居然有了孩儿啦！孩儿的父亲那里去了呢？……那病在底妈妈！怎样抚他长成？长成后……还能如他父那样……吗？

他将笔抛掷在桌上，弄得墨星飞溅，一颗墨

星恰落在近在案桌边，那幅玛丽剪影的鼻尖上，这使他很懊悔！虽然迅速地拭却了，但终是留得一点污污地痕！

——纪念着吧，玛丽！对不起。

(五)

君绮，自己也不觉暗笑起来，于是一个坚强地记忆，浮现在他的脑际，这是悲壮地，值得回忆底一点记忆：

是一九三〇年，在陪都军校的一段事——那军校，仅是为人类中某个暴者，制造牙爪的炼狱；也可以说是喂养着，一些挨杀，或者去杀屠同类底小动物，君绮为一种好奇心——也可说是半被迫——居然也成为小动物中之一员；并且受着小动物底训练要快期满了。

一天的下午，那时正是端午节直后的几多日子他记不清楚，但那时天气是夏季，直不会错的。

大喟，由禁闭室被释出来了。算来前次月曜日押入，到当天的月曜日释出，正是三个周间。

记得那时他被释出之后，接着逐他即刻离校的命令便颁布下来。学友们十之九中却为他惋惜着命运，说着什么「功亏一篑」等类的风凉话。君绮却暗地为大喟庆幸着，他知道在军队犯了「反抗」再加上『暴行胁迫』罪，军前无疑底是被处极刑。即在军中也要被处二等有期徒刑呢！于今大喟仅是锢了三来复的禁闭室，一纸淡淡地开除令，便走开了。这使君绮就如大喟获得一种什么幸运般那样为他欢喜！他想着最好他是即刻离校，否则怕那无耻的队长，又该到总队长那里去啜泣！他知道军队不是讲信义的本身。说不定……再有危险临到大喟的肩上。但同时有一种小的茅盾使他有些不安！内心他是为大喟欢喜，而又悲伤他那英勇得可怜！他想大喟似不应该在这样圈子里，有着这样的牺牲！他不应该仅仅为全队学友受了骂辱，几个学友挨了那队长几下漂亮的耳光；他就愤怒。其实并未及到大喟的颊上。他就不顾一切的用十字镐——那时正在野外演习期中，他们是掘炮兵掩体归来，不幸的便与那步

兵队长——一个骄傲的孩子，激起了冲突——来啄那队长的小脑壳，幸喜被眼快手快的学友们避开，那队长的小脑壳才得完整地还在项上。惨白了脸，跨上马背上跑去。那时全惊得呆了，全出神地看着马蹄一起一起的翻着垅陌上尘烟，在那烟中狼狽跑去的小队长。

大喟嘘了一口气，卷起十字镐，细秀的眸子眨了眨，手儿一挥，坚决的说了一声『走吧！任那孩子怎样搬弄去，……我自己会负责的……诸位我们仍然要整齐了队伍——立正——原地向右转——器具上肩——常步走……』

队伍就如一条伤了的蛇，在茫然地软弱地，匍匐爬在归途上。

归来当夜，大喟便宿在禁闭室里，一直到现在。月曜日。

君绮心要大喟早些离开，似乎又有些依恋，虽然他并不是大喟的朋友。

那时大喟正在整理着自己的所有。什么也不说，嘴角，如平日那样习惯底，闭得很严密。围

视他的人们君绮也在内——全似要想在这个将要离开他们这可怜的群，而去孤征的大喟脸上，眸子，或身上每处，寻到些什么可值得纪念底印象，与启示。但除开他一双平日冷利得怕人的眸子，当时却泛起比少妇怀春的眸光，还要有些精彩之外，撩人之外，更不会找到什么！

他挺起腰来，用手抹一下额部的汗，接着说道：

『好友们，请全到自己的铺位休息吧！』

一个学友是队中大喟较好的学友，一位身材瘦小，爱讲故事，爱读唐诗，而又能写得很工整底大小楷，作得好律诗，性格爽快如刀的人。跑百米能有十一秒的记录，春季全校——三千五百人——运动会，曾获得径赛第一名赠品的社豸男说道：

『让我们来替你整理，你休息一刻吧！』

『是的，你应该休息一忽儿，让我们来……』

这是爱唱京戏，要了命也得吸纸烟的杨蜚仙也是大喟的较好的学友。当大喟在禁闭期中，他

们是曾为大喟的事焦灼过几昼夜。联名去保释。但结果是使他们失望，而今大喟被释了，他们不知为大喟喜的是，还忧的是？所以全痴呆底，任着大喟自己在忙碌。竟似忘了大喟是在不见太阳光的暗室里居了三周间，而才被释出的人。立地又要被逐出校。他的身团和他的精神是怎样的不调！怅惘！虚弱！

原先被日光晒得近乎棕色面颊的大喟，那时竟变得有些苍白。发几乎要拂到眉尾；颊际微泛些淡红。他便一任他们去代自己整理，趁便他将身上官给的灰污夹军衣褪下，随着将那三年前一一入校还没军衣换时，君绮看见大喟穿过的一套衣服又著上了，淡黄粗布的西服上件，和及膝的短裤，内衬一件，洗得来全要褪成白色的紫颜色的衬衫，领角是自然地翻抛着。

『大喟，你应该留几句临别的赠言，给我们哪！』这尖锐的叫声，冲破了这室中的扰攘与咕啾，是发在一分队队尾一所铺位上面立着的矧子口中。他是这全队中，最爱说笑话的刘香岩，

他的年龄虽然已经二十三岁，但他身躯看得来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般娇小；声音也来得尖锐，加上平时爱扮孩子般的鬼脸，惹人发笑！但他如真的说起话来，或是办起事来。却一些也不稚气呢！

『是的啊！大喟，应该留些给我们』这是一些不同的喉咙发出的声音。大喟似乎也觉到这是应该。所以不客气一句，也不踌躇，率然地便移步到能超视到这室中所有的同学，近门的地方站下来。

那时能睡百六十人长方形的大宿舍，静得来就如一座殿堂，加衬曾雪白的墙壁屋顶，水门汀的地底，冷立的粗柱，愈其说是殿堂，莫如说是古墓，还来得恰当些。

(六)

『别了，好兄弟们，我们今日是值得别了…
——这声音每个字听得来，全似具着沉痛得不可抗的力量，箭一般刺着君绮周身每颗神经细胞，起着痉挛！至少君绮，那时是那样感到。接

着大喙说下去道：

『……离别！固然是很可悲！要知道，兄弟们！更可悲的是我们卖掉了自己——』

声音顿止。忽然门崩的开开，这室中沉静的气田，顿为之一荡；接着所有的视线全集中在那门的动处：

一个所谓漂亮小队附，挺着胸脯迈进来，上身斜挂着赤色有穗的带，那是标识他是「这一周间」负责者的记号，他应该是值星官。由当日值星学生，做过任是他到来一百次也要感的「立正」礼节之后，他提高了不自然的喉音下达着命令：

『队长的命令，是不准你们听受这样败类同学的赠言——你要立地走开呀！这里不许再有你的坏话说。』他向着大喙挥手。

大喙，看了他一眼，随着将两只手相互的在胸前握了握说道：

『你说的命令吗？你说的你们那命令还能及到我的身上吗？』

『顾大喙，你，你不服从命令吗？』

『命令——谁的命令？狗屁！』大喟在笑，漂亮小队附气得眼睁得几乎要合不来。大喟接着说道：

『……请你转报告队长，要他安定些吧。我几句话说完自会走的，这里不是有我合不来的情绪——放聪明些走开好吗？愿大喟最后一次请求！请看谁何的面上，或是……让我说完这牢中要说的几句话吧！』

大喟眼中的光射得又有些凶灼起来，声音也有些粗暴。漂亮的小队附，不禁退了两步，一手拉着门柄，说道：

『但你不能说得很久啊！』

『那自然！』

漂亮小队附走了，这里室中的人，全不禁哼笑了一声。

『……安定些！兄弟们。』

大喟向大众作了一个请求的笑容，接着这室中又复回了那古墓般的寂静。

『……卖掉身体，如我们现在已是一件极可

悲而又可耻的事了！记着啊！好兄弟们！记着啊！我们的灵魂！二十世纪青年的灵魂！是值得贵重啊！……要知道：是谁何也没有绝对的权力，使我们苦痛的血，泪，汗……作成他们泛龙舟的河流，酿成他们的葡萄酒！更不能容忍着用我们的髑髅，砌成他们的象牙塔，筑成他们的水晶宫，兄弟们！你们要比我聪明！谁们在用葡萄酒滋补他们的子孙？谁在居住象牙塔？水晶宫？喂养他们的儿女，准备将来再这样……！如他们本身一样来压迫着我们儿女！兄弟们…我们当前的任务……要认清了……至少——兄弟们宝贵起你们自己的灵魂吧！』

大喟的语音，戛然地止住，这使所有的人，全似如乘在疾驰的汽车中，蓦然意外的停止一般底，颠扑，迷惘！直到大喟去提他所有的东西向外面走时，大众才又复初醒转来。忙乱底帮同大喟将东西搬到车上；被大喟牵连开除的还有金剑非君。在那位于荒野的○○○军校的门前，站着送别的大众；一直看着那汽车，勇敢的驰去，向

着暮烟迷垂「城」底方向驰去；一直到看不见由车窗探出的人头影子和摇摆的帽子为止。送行的众人们也才停止他们手巾的挥动。无力地，缓慢地，全似失掉一件东西般的不自在，回归宿舍。

不一致的嘘唏着，谈论着，小声叫骂着：……但，这全很快的过去了，又恢复了每日黄昏时节应有的状态！这宿舍所较每日不同的，祇是在二分队的长铺上，相距不远，有着两条露草的铺位而已。这使君绮很刺目。

一位热情的同学，正在誊录大喟的赠言，不时的要来向君绮讨论着，某一个字是否记讹了。并且他还偷偷说给君绮，队长又派了四个学生在他的外室值宿，今夜的自习堂也不上了，不知全是什么意思，这般鬼鬼祟祟底？

君绮记忆起，当时为这滑稽的事体，几乎笑出声音来。他说：

「队长是怕妙手空空儿呢！也许怕大喟来「寄柬留刀」吧？」

夜是静得爱人，这个沉重的追忆，使他恍又

年置身在三年前，教室的一剎。他往常是不大同大嚼谈过话，仅是见面说句平常应酬就过去。那夜正是自习课毕了，未听到熄灯号音之前，中国的一个时间。习惯的，全在那个时间里忙碌着做点，准备号音一叫，就去安眠。是谁也不准留在外面。因为值星官要按铺查看人脑袋，虽然查过也有跳过墙去，跑向里半路开外的小市去，买个醉饱回来，但那仅是壤学生和侥幸着于而已。

君绮，忘记了是因甚事走到大嚼的桌边，大嚼正在抄了一只用以圈书，公发的红铅笔，在教程的每页上面，一页又一页……

『喂，老师，你怎在教程上画起裸体人来——这是什么，战术吗？』君绮说着，看了看封面。

『这纸，不正好练习画吗？不滑也不太软——等着，看一看——喂，再来笔——这次差不多——看？似不似？一只拿着锤子铁匠的手——看看这个……像一个少女的腿肚吗？』

君绮，想不到大喟还能画一手漂亮的裸体画呢！

『还有吗？』君绮问。

『有，有尽有咧！我准备毕业时，开一次个人画的展览会呢。』

他于是将所有的教程，典范本，笔记册子，……统统摊开在桌上。君绮看时：几乎每册，每页……全在纵横着紫色铅笔的线条。

『这被队长检查着，……你的手心要倒运了，收拾起吧！』

大喟微嘻了一声，胡乱地，将那些塞入书箱里，满说着：

『这些纸，不练画，不是更废了么？』

自那次，君绮觉到大喟就有些……后来听别的同学谈起大喟来，全似有些不自然，甚至君绮的夫人常常要嘱咐他道：

『队长；在恨大喟呢！我们不要讨队长的不好，我们要少和大喟亲近些……』

『玩玩而已』这是大喟常说的一句口惯语。人

们问他什么要到军队来？既知军队是没用是可恶，尤其是中国军队……怎还到这里来……来了什么每月考试总不及格…使教官子门发怒…？他也祇笑笑答一声：

『玩玩而已！』

大喟走后，这句话几乎全校流行起来了。谁何要见面，三句话不说完便要及到『玩玩而已』的口语上来。

.....

君绮想：

大喟，又到什么处所『玩玩而已』去呢？病的妻幼的子，抛弃在这陌生的哈尔滨，在陪都军校时，君绮似乎不曾听说大喟有过妻，但大喟的信件每星期中，总比别人要多些，其中也常常有着桃色粉颜色的封皮，在皮之角端也常签着类似女人字迹的名字。一逢着有命令检查信件时，那样信便不见了。他疑心现在这大喟的妻，也许是那信去得多的一个女人吧？

————我不援助她们还有谁？可怜是那孩

子！怎托生到这样父母的手中……？

君绮再不能想下去了，因为这夜已是度去快三分之二，他还要将这文章写出来去卖钱，但他明知是写不到一千字就要天明，而他是不能再延迟一刻，以致一千字也写不到，就要吃晨饭，一及念到晨饭！君绮蓦地起了一个寒噤！不停的写下去；

「……老鹰的旅馆，是开设在纯化街；尽头一所二层楼上。所有的客人……」

(七)

当丹妮还没走到那小院落的门前，距离在十几码的光景，就听到他那将近两月的儿，在拚命哭嘶着的声音了。她顾不及自己身子是病着的软弱；两日不曾有过食物下咽！急遽行了几步拚着所有的力量，在门板上连接的拍了几下，接了几分钟时间，她才听到房主人——一个六十一岁的独身老太婆——在里面痰嗽，不耐烦的应了一声，她的汗轻快得就如脱了串的细珠，她是那样感到在流。实际她是无暇顾到那可怜的汗！她周

身的神经，几乎全随着那儿的啼声在颤！她想，加如果在几年前，她直要施展跳高栏的身手，越过这卑劣的短墙，谁耐烦及得这样等待？

一刻门开了，她祇是向着那低脰老太婆的身影道了声「晚安」待她听到房主人似在说话时，她已是走进自己的室中。

拨明了灯，其次便是抱紧了那啼哭着的小娃。

「宝宝！妈妈抛得你太可怜了——这里吞——妈妈在这里！」

她引逗儿的脸由灯光那方扭转来，但儿的脸一扭转时，便本能的要向她的怀中撞！她很明白儿的需要是什么！她将那不见现的乳头送入儿的小口内，虽然她也知道不能有几滴互浆！

「宝宝，不要急！妈妈嚼这片饼干给你——」在两日不曾吃得什么的丹妮，这虽仅是一片片饼干，她也没有权利咽下去，还要和着唾沫一口口送向儿的口中，这伟大的母爱！这自我牺牲惟有女人独具着的母性精神！但，你总要知道此

时的丹妮，应该怎样和她自己在肉搏着啊！

她端相着儿的头，儿的黑茸茸地发，闪动着的小眸子……仅就那双细细地剑形小眉毛，也是同大晴一般哪！这使丹妮不禁向着床头一具小镜架凝视起来……她想到已往，那悲壮的已往！将来，可知，而又似不可知的将来！现在……她祇是怕想到现在，这漆黑黑地现在，凄惨惨地现在……混沌地现在……！！！！

「顾太太，这有您一封信——进来时，那样向您说话，全听不见。」

颤抖底房主人将信交到丹妮手中接着说：「你将出去不到十分钟，一个青年人便将这封信送来，很慎重底再四嘱咐我要快些转给你。我问他是在那里，他说是什么会？我也没记下……反正他说你看过信就会知道的……」

房主人一面絮絮说，丹妮一面在看信，她的脸色正在急遽上升着兴奋喜悦的当中；忽然是惨沮……

(八)

是第三日——

经过夜雨洗浴过底的清晨，显得格外清爽的大街之上，行人以及车马，似乎全不如黄昏时分，那般喧扰混淆……哈尔滨的清晨黄昏来较，俨然是有着两个针对的不同的世界。

朝云，不肯放太阳跳出来，宛似一个娇媚的少妇，自己慵懒底贪着晨眠，而也不要自己的丈夫离开她的怀中——用着春情底颊，棉热热地，偎着丈夫的胸：火灼灼地唇，吻着那胸，腰肢是白色蛇般底，缠纠住丈夫的伟壮的身躯——那样，使是怎样英勇，坚决的人儿，想来也不会便粗暴底跳出那软美，温馨的怀中，而伤了爱者的心吧？何况太阳是有着超乎一切的温情，眷怀着全宇宙的爱呢？虽然，它也不得不甜蜜的吻别了它的爱——朝云——温慰着它的爱！使她孩子般睡去；他一刻也不能迟留，或耽误，徐徐踱向人间……它是人间福祐底，光明底付与者哟！

君绮，在这样充着诗意的清晨，福祐的清

晨，他快活底如握着一柄无坚不摧的宝刀那样，握紧一卷原稿纸。整齐了步调循着正阳大街的中央路脊线上，走向他早计划好了的第一家报社。

他路中，尽是想些不可知的未来的，成功，幸福……他如避开什么可怕，可厌，的东西那样想避去这现实的穷窘，困迫……以及目前就要得到的失望……！

他想到这第一家报社文艺主编，去年冬天，因为稿件的事，曾会面过两次。那时他是怎样称誉着自己的文章；自己在内心是怎样感到一种莫明的惭愧来？…他想那些垃圾，仅是一些事实的记录，「爱」的呻吟——便垃圾也不如的东西，还能得到一些称赞……何况现写的这篇，无论在内容，在形式上，自己承认虽然不怎的见强，但，似乎还是循着文学正轨，时代的需要而产出的……一定更能……一定会卖到一笔钱的…但他似乎忽略了，他原先向报社，杂志上，寄稿之日起，从不曾拿过一个钱，虽然他的稿子是不曾空寄过。他为一种祖国所谓「名士不爱钱」

的信条所因袭，他觉到以自己文字，斤斤去与钱拘较，真是俗儿，真是一种耻辱！所以他往往是宁肯典却自己衣服，或是委屈些自己的肚皮！也要买到开明书店特种高价的稿纸，颜色好的墨水，因为他总是想着：『不要委屈了我的孩子呀！』他不肯去讨索应得的，寄存在报社，或是杂志社的稿费，也从不肯将自己的住址与姓名写给他们。

这次他想到真的来卖钱了，并且还是自己拿着稿子去面交！这俨然是一种耻辱，降低了自己！他的面颊蓦地火热起来：

——暖呀！让我由邮局寄吧！

他不禁将举起要打门的那只手，无力的垂下来了，这已是站在报社的大门前。

——邮吧………？

显然他是要转去，忽然。

『……先生只买到一罐乳粉钱……』这幽咽的声音，似又浮到他的耳轮之内！

——啊哈！无信义的东西，你是应许她什么时间来？这是第几目了…？你这卑劣根性除弗尽

的东西，用自己的劳力换报酬，有什么羞的呀……
……！

冬一冬一冬！不知谁在赋给他力量，向那闭得如死的黑门扇上踹了三脚。

一刻，在门内发出，听得来，真使人有些难堪的干涩声音问语！

「这早来叫门，找谁呀？」

「我是到报社的！」君绮带着温和的声音。

「报社吗…？不成，全未起呢——真晦气。」

「劳驾——例外将门开开不可以吗？」

「……………」

「劳驾！——」

「……………」

君绮，总不见里面动静了。他贴近了门隙一张望，几乎要气得他吐出肝脏来。连个鬼也不见了，仅是一头白毛的小狗在狂吠着。

他知道：生气与等待在这里，全没有用。他觉悟到报馆办公时间大半是在夜间，这早他们是不会睡醒。并且佇足立在这里，也实在是 不 高

妙！他于是决心要到公园里去，消却这寂寞的时间。

道外公园，是位在正阳大街的东极端。在客冬一个时期里，他曾在那公园的附近居住过。但那时正是冻云连天，霜冰匝地的季节，如果要与现在的碧叶垂垂，芳草萋菲的「夏」来较，显然又是一个对立的世界！

君绮巡礼一般底，甚而一棵平常的树，他也似有些依恋的回想着它——在冬天他每次到这里来是怎样被残暴的风吹削得连一片枯叶，也不许存留着的赤冻的腰肢，在挺战着冬的淫威！而现在披起翠碧般的美衣。

所有的风似乎全死去，这时竟连一点大的气全不敢嘘了。

园中所有的亭子，他冬天常去的是东北角适于他唱，他练习剑击，拳击比较起宽敞的那座大亭子，就如久别的情妇那样；开张她渴念的怀抱，火般望着君绮投入。

里面一些破旧的椅凳，还是去冬一般的堆积

在一边。一块粉板，也还是悬在着，上面粉笔线条组成的一些字迹，也还是没有什么增减，什么：

「劝君莫打三春鸟，
子在巢中待母归……
……去年今日……
妹妹呀……我爱……我爱……你
这里是点将台」

一些些，成句话的也有，不成一个字的也有。他无心肠及到这些奇怪的文字上去。顺手坐在他常坐过的那跛脚椅子怀中。

太阳光，已是高高地射到树秒上来。她由那悠悠的叶之间隙，看到那谁家的角角红楼，那楼窗，那前廊，那碧碧的栏干……一个女人，着了桃色睡衣的女人；手中似持着一柄刷一类的东西，在嘴际抽动——这他很敢决定，她是在刷除她那牙齿上的宿垢！但他却疑惑，她的唇，夜间是否有过……谁在啮过？——半袒裸的胸，由衣服的开口处，约略的还辨出那片片乳色的皮肤。

两个小丘类的东西，随着手臂的耸动，在那胸前……似乎有些在颤！发婆婆的在柔柔的婉动。这使君绮忽然起了一个奇妙的想头：

——如果能有这样一个妈妈，孩子是多么幸福啊；那乳，那胸……是该多么迷人，多么有力……呀；好个妖媚的身躯呀——我什么不能缩成一个娃子呢？

——如果我要是真能缩成一个娃儿，那我要永不想高大起来，许一生尽睡在这样妈妈的怀中吧……

这孩子的想头，使他却很快的又联想到那孩子——大喟的儿——的母子身上去，

——我在欺骗了人呢！

他于是想到大喟的妻，那可怜而又刚强，病着而又不肯示弱的女人，也许此时是病倒了，也许她是正在哄那啼哭，而又无乳可吃的孩子……凭你再优美的催眠歌，如果你不给孩子所需要的，那他不会便睡呢！

一刹：那红楼，那女人，那胸，那乳，那桃

色的睡衣……这树，这草，这花，这正唱的小鸟……这园中的所有，园外的所有，所有所有，全在他的心中，在他的眼内消逝了……

一个秃亮头的胖子，掠过他的面前，手里提着画眉鸟忽然是唱起来。君绮，竟是想踢一脚踢碎那具精巧的，珠红颜色的鸟笼；甚至连那不争气的画眉鸟，也一齐踢死！

——可怜的小囚徒！还有甚心情唱吗？

毕竟君绮不是画眉鸟，他不懂鸟语，那鸟也许正在问他『晨安』或竟是乖乖地在叫着：

『哥哥！放了我！』

『哥哥！放了我！』

秃亮头的胖子身影，转过林角不见了，但那鸟似还说：

『晨安——』

『哥哥放了我!!!』

(九)

大街，已不是前此晨光时分的那般安定了，
C报社已在开放。

君绮，踏步走了出来，随着一位似乎起床不久的人，眼角的排泄物，还在积留着。报着鞋子，掩披一件大衣，这便是C报的文艺部主编耘垒君了。

君绮辞开他，相互的打一声『再见』的招呼，便走开来。

现在他不能再循那路脊的中央线去行了。他也如别人一样的要挤行在路之一侧的阴沟板上。那沟板的宽度，一人行却富余些，如果两人并行；或是在相反的方向来人，那你无论怎样的小心，是也不能避免一些接触——气息或衣襟——有时幸运的，你也可以嗅到女人们香的过剩施布，或是………什么汗臭！

他这样气闷的挨进了一段路，他再也不能耐了，他又去行在路脊的中央线。他明知，这是危险！说不定会被汽车撞烂！但他现在并不怎样恋着「生」！这样想：

——来，撞吧！你们这些有权力的东西们，可以尽量的向我来撞吧！我今天决不躲避你们半

些！省得平日常要掀动老子的裤管，嘘嘘的假示威！惹得老子不耐！

奇怪的是那天的汽车，却全柔顺的擦过，似乎连那号丧的喇叭，也不敢临近他的身畔哼一声了。在他的主观感到是那样。

结果，他仍是如走出旅馆时的身躯，完整的走回来。除开几颗汗珠以外，似乎什么也没有少掉。

他的肚子和眼睛里，却不知是装载得什么归来，只是疼疼的饱涨着！

一步踏进自己房间，眼前一旋，顿时什么全在他的知觉里逝去！……

及至被别的室中一阵嘈杂的叫声惊转，他一只衣袖，几乎似被水浸过。他一条条，一片片，将那一束原稿纸，撕扯到不能再撕扯……然后一把把抛向窗外散成星般去飘落。楼下那个少女发出了笑声，在每天他定要俯在窗口去看，而那时君绮的心境，空静死寂就如一流冻结成冰的寒湖！忽然在抽斗里他检到一封信，铅笔字迹是那样潦草：

烦交 △△街 △△旅馆

白君绮先生

——内详——

君绮君：

与君别后，归舍即接得大喟函一件，彼在△埠，要我去相佐。惟遗此孤雏，君其怜而收之可也！大喟谓莫如令其「归去」，省得这现世的将来，又多一奴隶！余等非铁心人也！岂真忍心至此哉？第更有大于抚儿事者在；势不得不割之，舍之，弃之甚而欲杀之也！……

知君亦无能育此可怜肉！请送之育婴堂，或转送人，均可。总之他是人类的遗留，人类凭谁育之可也！正不必非自其生出之所谓「父母」——人类延续者——育而成之！

接函，请即至余所说之居处，与彼房主人晤面自知，余已面嘱其一切……

——丹妮——

1936,6,20,

这是常有的事

(一)

这完全是两个老人。

他们也许如别的老人一样，比不起青年人的强健了！但他们却一刻也不能松懈，正在和青年人们竞争着拍卖他们的劳力，以及其他。

由每日清晨以迄黄昏——假设是遇不到购买他们劳力的主顾——他们是要整天的守候在那铁路燃料厂的门前。虽然他们的脸际完全失却了肉色，肢体的关节完全变成迟滞，他们却不肯走开或是阖一阖困惫的眼睛——他们的眼睛，时时在

纠缠着灰色的光。

「先生这样子要拉吗？（即是锯开）」

当每列载满样子的车，由那木栅门拖出之后。他们的一群便要围拢上去，兜揽他们的主顾。

主顾是全被年青人揽去了！他们的眼睛依然纠缠着灰色的光，蹲踞的守候在燃料厂的门前。

拖木样子的车，是一列尾衔着一列，在他们的眼前经过。年青人们是一次一次的被人雇走了。——他们之中有的是已经被人雇去了一次，现在他们又跑回来，和老人们来竞争，——因为他们全是年青，青年比起老人来，要有气力的！显然的在这样竞争之下老人们只有眼里绞着灰色的光，被青年们践踏在脚下地，蹲踞在那里守候着……守候着。等候着天可怜见，出现一位能购买他们劳力的恩施者。

「先生，这样子可要拉吗？」

「是的，要拉——该给多少钱呢？」

「先生你只给五角钱吧！——将这车锯开，包管劈得更细碎。」

当我们随着领得的一车样子，走出燃料厂出口的时候，别的人全奔向那成列，更多的样子车去，兜揽自己的主顾。这两个老人，他们就如无期徒刑的罪囚，蓦的遇到了大赦一样，将跨出了狱门那般脚步不自然，奔向我们的身边，样子车是不停的向前走……

我们在样子车的后面，也向前走……

老人们显然是吃力的追在我们的后面，在讲着拍卖他们劳力的价钱：

「五角钱——先生——四角半也成！只要你肯给些钱就成——放心，俺们是比起青年人干起这些活计更熟习！——劈完样子，还可以将你的院子扫得净光。」

我这时为了他们这声音——我不能用笔写得出这是怎样的声音？总之他们是在求生！——已经是失却和他们再去论价的气力。我只说给他们距离这里要有很远一段路呢！他们挣扎着说：

「凭你是十里路，我们也是走得的。」

「就按你们说的数目吧！」

显然他们是在快乐了。他们皱起面部的膜皮，相互的似在作着笑的酬答。同时一个较老的，摸出一段近乎几寸长的烟管来；擦了一支火柴燃着，——这似乎便是他找到了工作一种胜利的欣喜的犒劳？

轮铁碾轧者路上裸露的棱石，是那样不知谐的支喳着……

(二)

事实，我们的住所距燃料厂，大限不过三华里。因为这是二轮的马挽车，同时又是满载着木料，加以再等待两个老人一同走路，无形的我们的步速全缓和下来。

吟，偷偷说给我。我们为什么要找到这样老的两个人，他们的年龄几乎和我们已死去的祖父，没甚么大差。怎的，我们却忍心购买起他们的劳力来？她很后悔，她不知道将怎样伤心的看着这两个老人，贡献着他们仅有的劳力，仅有的

生命，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不购买他们的劳力，他们的晚饭，恐怕全要吃不到呢？」

「那我们可以只拿给他们的工钱，不要他们的劳力。」

「可以试试看——但，宝宝，你要知道，我们仅有的是一元二角钱了。除开六角的车费，再给他们五角，余下的一角，我还要到一个地方去。那里距我们的住处很远呢，用步跑去是来不及的。必需搭一段公用电车。至于我们的晚饭……样子是有，米呢？……那五元稿费，是要待下月一日或二日才能拿到啊！」

「那我们真的也来剥削我们同一运命的人么？——他们完全是老年人啊！他们是被剥削的铁鞭抽打老了的！……」

吟，她说着显然又要生气。她的泪又在眼球周围打着迴旋。

「好的，诸事都依你——我们可以将六角钱给他们，不要他们的劳力。我可以跑着步去赴我

的约会。样子我们可以自己拉。至于晚饭？……
…你可以到小铺去赊账看……」

吟和我，是一样有着这样孩子般的执拗根性。可是相互间常常是让着步。只要任谁发了这样的根性时，在那个没有发作根性的人，我或她，任是怎样委屈自己，也要顺应下去。

这次，是吟发了这样的根性，当然我也不能例外，得承受下来。

我们一同站住了脚步，以待那两个老人走近，吟抢先的说道：

「老人们，你们是太老了我们愿意把工钱送给你们，不要你们再费力可以吗？」

这两个老人，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还以为是为嫌恶他们的老迈，而要解雇他们。停了一刻，其中一个——就是吸烟管的那个老人——才用山东人的土腔反复说道：

「先生，太太，不要瞧俺们老！俺们干这些活计，比起青年更熟习，更买力的呀！——包管劈得更细碎。」

我知道他是错会了我们的意思。我替吟补充几句来说明：

「……………她话的意思，就是白给你们工钱，不用你们费力气给拉样子了。——他是可怜你们的年老呢。」

这次老人们似乎已经明白了。可是在未说话之先，他们按次的全把那老头颅摆了两摆。同声说道：

「白拿工钱，不干活计！俺们快活一辈子了，也没摊过这样便宜事。真的，俺们就是饿死，也不讨谁的便宜。」

老人们竟有些怒了！他们要立地走回去。但，似乎有一种什么力，在拖紧他们的足胫，竟一动也没能动得！

吟，我们互相的瞧了一眼我笑向她说：

「好，还是凭我们的工钱，买你们的劳力吧。」

我们推测得出，那经过水浸的木样，是该怎样的难劈，或许比铁还坚？！

老人们是开始和这些顽梗的木杵，睹着他们的生命！

棕色的肉，炙灼着太阳。他们是不停的挥动着斧头。汗水在他们是廉价而无用横溢在前额，前胸，背后，胯间……他们的衣服——有谁相信那还是衣服？那简直是几多片不同颜色的油污布片，连缀在一起——一切都在浸湿着了……！

一刻，他们在喘息，手中的斧头，不自主的软垂下来。但，当他们仰望到天空的太阳，他们又在相互的鞭催起自己来——

「二哥，用力呀！我们这里劈完，还可以回去再找一份啊——青年人不全是这样做吗？」

被叫二哥的——那个吸烟管的——真的是又提起滑落在地上的斧头，摸起块水浸过的木样子，准备在劈成更细小的碎块。

「老三，俺今天的臂，怎的这样不中使暖！」

那老人虽然嘴里在说他的臂今天不中使，就在这说着「不中使」的颤抖的语音中，他的臂是又中使般地被举了起来——

悲剧就是这样造成的！

斧头不待他的臂把握着落下来，它自己已经是亲吻到老人的脚面上！当他和他的伙伴发见他的脚面被斧头吻着时，那血——廉价的血——早是溅满了斧头了！那足面，那样子的间隙也有血飞溅上了。

他摊坐下来，他的眼失却灰色绞结的光。

我们跑到他的身边，我们是密围住他和他的伙伴，他的伙伴是用身子偎傍着他。

我们是无端绪的忙乱着………常识说给我，这是可以用些牙粉来，止血的，但当我将牙粉包取来，送到他们的面前，待要敷上些时，他的手推开我的手，低颤而喑哑的哀求般地说道：

「先生！谢谢你！这是我们常有的事啊！——牙粉是有毒的啦！」

他的伙伴也在补充着说道：

「是的，先生，这是我们常有的事啊！」

「这是常有的事？………」

吟，她眼的一刹闪光，就如滩流在地上的

血，那样殷红！

他的伙伴，由他自己的衣襟上撕下些长短的布条，结连在一起，将那只血浸的袜子拉下来——当拉着袜子，那创口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时候，我不相信——如果你也是血肉构成的人——你的心真的一些也不颤动！你的神经没一些见痉挛？

那创口，就那样胡乱的由他的伙伴，撮些地皮上的土，撒在上面，而后用那接结的布条缠上。

那老人，似乎忘掉他的血是流得过多，也似乎忘掉他的脚上时才又添了一个新的创口！他伸手去摸那斧头，在困惫的，要挣扎着立起来。

「你！你完全的不行啊！」

我大声的警告着他。同时我和那个老人——他的伙伴——将他扶架到墙荫下，一具在不久以前他们作食桌的方木凳上坐下。但，他的嘴还在这样絮叨的说：

「这是常有的事呢！」

狗用舌在舐粘结在木料上，地上，以及什么上的血——此时被太阳蒸晒得变成了黑和紫的颜色。

围观的人们走开——金家的门岗阿青，拱着鼻子仍去守他的门，使女小钰，少爷馨哥，三小姐淑丽，仍去作他们所作的，玩他们所玩的。

老人困惫的瞧着他的伙伴挥起斧头，狗们在争舐着被太阳晒着的血，血，血……

(三)

又是一个月的第一日到来。

友人鸣，他们仍是居在旅馆里，他们将应领得的木柴仍是送给我们了。

当我和吟尾跟着木柴车，走出燃料厂的出口，不期的我们是联想到那两个老人。

——他们也许还在这里等待着雇主吧？

可是，尽我们的目力，在一群围绕着我们的，一些拍卖劳力的人们间中；这人圈子以外所能看到的地方，却只找不着那两个老人。

这次雇到的却是两个青年的人。他们的肉一

样是棕色。他们的衣服一般是杂色布片所缀成。

所不同的他们是青年，他们是有着比较强壮的肢体，比起老人们拍卖劳力期限更多些。

「你们认识那两个老年人吗？——一样也是在燃料厂门前，等待给别人拉样子生活着的。」

「你说的是张老二和周三吧？——张老二的脚，前一月被斧头砍伤，后来溃乱得不成样子，现在多半是死了！周三因他太年老，别人不肯同他和伙，样子拉不成，多半是讨饭吃去的啦！？
……………」

他们虽嘴里答着我的问话，而手却一刻不停的抽送着那横在一段样子身间的锯身。

木屑在纷披的飘落着……………

他们每一句关于那两个老人消息的话，就如那锐利而无情的锯齿锯着样子那般锯着我的周身以及每颗神经细胞！……………

——一天啦，这是常有的事吗？

记得那天吟说给我，当我走后她已是不要他们劈下去了。

可是那个伤了脚的，奇怪老人。他几乎变成命令式的说话：他是不许他的同伴，不把样子劈成细碎。他眼瞧着他的同伴，每块全劈好，堆成规矩的垛，院子遗下的木屑及烂皮扫得乾净……他才肯一步一步的走去。他不独不要我们雇车，就连他同伴的扶掖几乎全不要！最奇怪是他们走去一刻；他那个同伴又走转回来。直到吟开门到院子里去，他还在默然的立着，吟问道：

「你们不是回去么？你怎的又转来？是需要一乘车送那个伤了脚的老人吗？」

「不，太太，你是算错了钱哪！」

吟，说给我，当时她很着慌。她疑惑她也许少给了他们的钱——不，逼真的那是五角钱的一张票子，不会错的。因为除开这张票子，我们是没有第二张——她问：

「那不是一张五角钱的票子吗？——少给了吗？实在的，我们没有更多的钱呢。」

「不，不是那样，太太——是吃你们的「饭」钱，还没扣去啦，——那要扣去三角吧——那样

多的列巴，肠子，还有茶水——」

「『饭』吗？是奉送的啦，什么钱也不要——」

「谢谢太太！」

直到吟说明了理由，那个老人才去了。

在他临转身走了几步，吟听到他这样咕哝着说：

「『饭』不要钱吗？这不是常有的事啦！」

1933,6,9。

疯 人

「……那时我疲乏：我就如被抽掉筋条的老牛那样没了弹力，那样软瘫下来，那样底疲乏！
……

「真的，鬼许知道我们是过着怎样的生活；
我们不相信上帝，更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慈悲！
同情，以及其他……

「上帝，假设是有的话，那只是他们的上帝。
赐福他们就如专利那样，保护着资产者和特权者
们的福祐的延绵。它——上帝——给与我们的只
是惩罚，和一些我们所不需要的酒精。因为那混

精，只能减低我们挣扎和战抗的力量……

「……至于人间的悲慈，同情，以及其他……他们那些些的给与，事实是很明白，那全是由我们自身剥夺下去，他们享受的够了，用余下的渣滓，来豢养，他们准备再次第剥削下去，以至于死……的我们！」

「……我们更不需要什么文学，艺术家，为我们诉苦，为我们伸冤，为我们一些肤浅的苦痛的描写，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我们，我们的苦痛，同样也不是他们所描写，和挖掘得出。他们仅是为要成就他们自己的文章，成就他们自己的艺术，他们是写什么花啊；鸟啊！画什么石雕像，圣母图……玩得腻了，要换换他们玩的对像而已。我们的苦痛愈深他们的内心愈是快乐。因为他们的作品(?)在一般的眼里是可以更成功一些啊！」

「我们的背臂，以及所有一生的血液，……全是被科学家们所发明的齿轮，以及其他，绞断了，榨取乾涸了……！」

「我们的髑髅，是铺平了一些△△家们，到最高层去的大路……」

「我们……」

啊！我们……！

这是一个疯汉！一个又吃醉了酒的，穿着污碎衣裤，少掉一条臂膊的疯汉，在十字街头上，大声嚷着说的。

我是掺在别人围观的缝际中，听到的，那时他已是被警察们捆起来，就如一头要解向屠场去的猪，置在水门汀的通路上。

他的一条仅有的臂是被倒剪的在背后，合他的两条曲蜷的腿一起捆在着。他的头顶向天，他的两只脚掌，和一只手掌向天，他的背脊也向着天，只有他肚皮的一面是贴到地，水门汀铸成的地。

他的两眼充着血，闪着火焰般的光；脸以及……全在充着血：他项际的脉管，要涨开那敷包着的皮肤，而开始喷瀑起来……他的一只手和两只脚，不甘屈伏那捆绑，在尽力的抽挣——很

明显，我们知道他是抽挣不出了！因为他那捆在的绳子，似乎在说给我们，它是捆绑过几多人，从不曾被挣脱过的呀！同时由那深入到肉里的绳痕，我们可以很安心地，看着这个疯人了，这个将要被送入疯人院的疯人了。

他的嘴里还在粗戛的，咿呀的，继续的嘶叫着，杂着大街中心飞驰着汽车喇叭的尖叫。一个围观中的胖子说：这好似夜间由播音器听到的外国歌子一般。

我们全笑了。

两个看守那个疯人的警察也笑了。

不甚遥远的，一辆白色的车，就如一只白色猛鸷的海鹰的飞来了。当那车停在我们的面前时，由车冲出来两个白衣的人。很迅速的便将那个疯人，肚皮贴着水门汀路的疯人，眼睛充着血的疯人……提入车箱里面去。车门闭起，那两个白衣的人也被关在车箱里面，那车又如一只白色的海鹰，猛鸷地飞去。

当那疯人被提入车箱去的时候，他似有意地

向我们投射了一个「？」的眼光，他的眼睛依然是充着血。但，同时却有两滴液体样的东西，碎落在地上，辉映着天空的太阳。他还笑了一笑。现在我想不起，他是怎样笑着来？

围观疯人的人们散了。逮捕疯人的警察也挺着胸走了！只有我还是看着那滴在地上液体东西，被火灼的太阳蒸发……啊！这个疯人！

我心中反复而又反复地，想着这个疯人，被那白色海鹰救急车载走的疯人！

这似乎不是一个不陌生而又陌生的疯人，因为当你在街头通过的时候——凭你在什么时间总是可以看到类似这样的疯人，阻住你的去路，或是尾随在你后边，伸着他们那污秽的手掌，向你乞求些什么……的疯人。

但，这个疯人的面貌，却是陌生得很！在每家大影院的门边，某个洋行，百货店，或是什么舞场，什么饭店……的门边，从不曾见过这样一个疯人。因为那些在街头上跑，或是蹲据楼壁下……的疯人。他们的眼，从来是流着暗灰色

的光，从不曾有如那个疯人的眼闪着过血色的光！

——这个疯人，尽生活在什么地方来？

我用眼睛向着过往的人，投着发问的光。但他和她们，似乎谁也不晓得我是向他们问什么？他们的脚步有的是很迅速的过去了；有的如一条懒蛇在蠕行……

我踱向了公园，在公园入口的旁边，一所公共电车停驻场那里，我又发见了两个疯人。一个是在脸际生了白色的胡子的疯人，携着一个鼻子流着涕条的小疯人，他们的眼一样是同别的疯人一样，流着灰色的光。

——这样老小的一对，他们怎么也疯了吗？

我向着行人，以及路侧的警察，又投着发问的眼光。但，同样底，是没有得到答解。

公园里的每棵树的梢头全在招展着春意。池冰也溶了。那经了几月被凝结的池水，此时在春风拂爱的吹皱里，她们似乎早忘掉了严冬的鞭挞和侮凌了！

桥头，池滨，小岛……以及假山上面的茅草亭子里，全有着人形在蠕动——但这里却幸福的，看不到一个疯人。

登上假山的茅草亭，你的视野是更要展大一些了。你可以看到几处礼拜堂钟楼上面的十字架，在太阳下面是闪射着怎样金色的光。

塔一般耸立着的烟筒，随着喷出的浓烟，如果你是肯细心的观摩一下，在那团团浓郁妖气般的纠结里，不断的幻化里，你是可以看到一些肢体不全的人形，魔妖般的人形，在被由每处飘来的风，毁灭着，扫荡着……隐约你还可以听到，那机轮转轧的呻吟和太息！

巴黎饭店的楼顶，和日本小学校的楼顶，在二千米达，不甚遥远的距离间，对峙着。所不同的是那日本小学校的楼顶，有着一面日本旗在高揭的而飘扬。

一只披着黑衣的小鸟，在我面前掠过。那鸟是超过水池，超过楼头……直没向对面小岛上，一棵招展着春意的树枝深处。

春意的波，也开始在我的胸里交流起来……

什么疯人，什么疯人眼睛里的血色的光，灰色的光……开始是被这春意的交流，所消泯所消融。那时祇是后悔不曾同得我的爱人，来巡礼这春意布遍了的园林。

足踏着下山的石级，眼望着辽阔的远天，我的心，平静，死寂得如一块幽谷里的顽石，那样蜷伏着不动。

踱出另一所园门，啊！好容易才忘掉的那些东西，一些疯人们的影子，疯人眼睛里的光……又在我的面前闪动着，闪动着了……！

那是守门的园丁，正在阻止着一个疯人进园。那个疯人似乎在说：他也要到园里看一看，久别了的春天。但，那园丁似乎不懂这疯人说的是什么疯话，他一面用一条粗的木棍拦住了那疯人，一面在说：

「这公园，不是为你们这等人预备的呀！你去换好你的衣服，洗净你的脸，再来吧！不然你不必，一生也不必想到这里来赏光了。」

疯人走了，我眼送着这个疯人走了！我眼送着这副有着人的骨骼，而没了人的脂肪，没了人的权利的疯人的背影，走了。他沿着一条悄静而展开的大路走了……

一乘载着一双肥胖男女的汽车，横掠着我的面前驰过；接着是一乘二轮斗子车。那挽车马，瘦得来就如一头生着癞疮的母狗。蹄铁敲着铺路的石块，背脊熟习地承着御者的皮鞭，白色成团的泡沫挟着一些红色的东西，由它衔着羁勒的嘴角向地面飘落……

接着，又是几部坐着人的人挽车，弓了他们虾般的身躯，拖着向前拚命的挣扎。他们的头项及脊背，同样是被太阳蒸发着含着碱性气息的汗。

祇为那，汽车，斗子车，人力车……的接连通过。那个影子，那个要进公园里看春天的影子，被我遗失了。我的眼前依然是那条悄静的大路，开展而伸长的大路。路的那极端，似乎也有些什么闪着光的东西在驰走。

饥饿，开始在我的腹内进攻。我拖着一双游离的脚，穿过几条宽街和狭街，走向我的家。

当我经过那个街口，前此一个过去不久的时间，那个疯人，被那海鹰般救急车载去的街口。那里是什么痕迹也不曾留下一——除开在水门汀通路上沁入的几处紫黑色的斑花之外。

车是照常的飞驰……

人，也是或快或慢的照常行走……

警察，还是一左一右的伸动着他们机械的手臂……

我这次投出的询问眼光，仍是不蒙解答的被收回。

闪着灰暗颜色眼光的疯人们，在一家百货店的窗壁下，又出现了两个……

—— 4， 7， 春雨的朝 ——

下 等 人

(一)

在梦中，他全要捕获一批犯人。

国权，现在是晋了级，这是因为他破获了一件绑票案，和捕获几个小窃贼的功绩。现在他觉到，似应该更努力些，他想，如果再破获一批什么政治犯，或是什么……秘密机关。无疑的，那个老头子——他们的署长——的位置，眼见是不会落到别人的嘴里去。所以就是睡在梦中，他全要捕获一批犯人！

他几乎每时，每刻全在想着，注意着，他所

能看到，和能想到的每个人。有时他几乎全要疑惑到他的快七十岁的妈妈和十岁不足的孩子身上去。

——他们也许作了那些东西们的侦探了吧？
——要注意！

但，意识一清明，他又觉到自己是太好笑了！太不聪明了。于是第二个转念便落到于四的头上去！

他想于四那个狗小子，也许是块料？！因为于四每天到工厂里去；或是由工厂回来，必须经过他们衙门前面一条路，并且每一经过这里，他有时必须怨毒的向里拖看两眼。他的胸看来完全是强壮，脖子永是固执的挺竖着；特别是他两只被油污了的拳头，常是狠狠的拢卷得骇人！有时他也许和一些同伴们谈论着。走在一起的同伴也多半是年青没有软弱的——但一经过这门前时，他们便如约定一样，全默了声息。并且也全要怨毒的向里看一眼。

一个初秋的早晨，国权特别早起了一个时间，他踱在门前。

工人们一起起在走过，如平日一样，于四在那所墙角也出现了，走向这里来。

「早啊！于四」国权打着骄矜的殷勤。

「唔！署员先生！」于四，他不明白这是怎样的来路。平日面孔铁般死滞的，轻易不会向他们这类人打过招呼的王署员，怎的今天却这样和气起来。——虽然王署员在当着警兵站岗位的时候，他们很熟识，并且在一起曾攀谈过——自从国权的官运一亨通，他们之间那点点认识的情谊，却似被鬼吃了般地消泯开来。

「你还是在那个工厂作工吗？」

「不，早是换了！——这家是紧邻着那一家。」

王署员的眼，面说话面迴翔着于四的周身；于四似忽略了这些。

「我们真是许久不在一起说过话呢！——今天我们一道走一段路，我去查勤，藉便我们可以谈谈旧的啦！你还是住在永吉胡同那间房子吗？你的第四个儿子，现在也许会跑路了呢！……」

王署员这样絮絮的往下说，于四冷静着他的血流，两只眼只是深陷的注意着脚下的路。

太阳的朝光浸拂着每颗街树，萋绿的叶梢。工厂轰鸣着汽笛，工人们忙碌的移动他们的脚步，怀着他们的「力」输向工厂去。他们就如有一条什么鞭，在后面抽打着前进同时又似有无数的细钢钩，钩牢他们每根纤维，在向前牵引着……

于四也加速他的脚步，使得王署员全有些气喘。

「……你是这样忙吗？喂！老弟，你真是太辛苦了！——你必须作工吗？你不可以聪明些，找一些赚钱不用力的事来干干吗？」

王署员苍白着他的脸色，他的眼不时瞟着于四那不变动的眉毛——那眉毛是交蹙而有些浓黑。

「……署员先生！如果我要有您那样聪明，再念过些书；我真的也许能找到一点赚钱不费力的事来干干呢！不过我是太不幸了！托生一个铁匠的儿子，铁匠的儿子念书是没有用的，祇要有

两条好的臂膊……就完了！」

于四，乖巧的笑了笑！国权立地感到上帝是独厚了他自己。

「怎么，每天这样早早去，晚晚的归，你不厌烦吗？」

「暖！署员先生，我们如果要厌烦这条路，我的孩子和老婆就得去讨饭，再就干脆的去死，不然……」

「不然便怎么？」

王署员觉到于四的话，有些因由了。但，他却要故意迴避这样直追的问话。——因为他是聪明——接着说：「这些工厂主们，也实在太毒刻了！工钱是少到不堪再少，工作时间却是多到不堪再多。更是你们干铁工的，死亡和伤害几乎每刻怕全要找到你们……你们对于他们，真的一些也不仇恨吗？……」

王署员偷偷的观摩于四，于四的眼忽的闪了闪光，接着又幽暗起来脸色又如初始的和平。

「这真是没有法子的事呢？工厂主为了他们

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这样的啦！他们是对的，他们全是老天爷派遣下来的人。他们生出就带着「福」来的一一仇视厂主，和反抗厂主的……唯有不守本分，和傻子才那样干呢！——我是只知道作工吃饭的道理才是对的啦！」

国权觉到于四有如一个球那样没边际和没把柄。但，他却不肯丢开，虽然于四是那样微笑的应付着他。

「署员先生，再见吧！我们的工厂就到了呢！」

「唔！再见吗？」

于四向他招呼了一下，同杂在一群的工人，走入那高大的铁栅门去。

王署员拱着他的突出的，棱立而钩曲的小鼻子，只得折回来；路中他想着，他必须要破获一批什么犯人。他决定晚间要到于四家里去侦察。

（二）

大齿轮咬着小齿轮，宽的闪光的皮韧带不休歇的熬着昼夜，熬着人们的血，在可怜的打着旋

转。

于四看那每条被斩断的铁管，粗的，细的，长的，短的……堆积在输出口，准备载向各处去使用。他知道这些铁管是做什么用的；并且他也知道能够享受这些铁管利益的全是什么人。

——尽你们享用吧！但愿你们能这样常享受着吧！

他每一看到这铁管，马上他就要想到他一只被轧伤过的脚，和不久以前一个同伴被铁管要了性命的那些事。

隆冬的天气住居在有暖气的屋子里的人们，是不会注意到这些事吧？走过水门汀和石块垒成的街桥，也不会注意到一条平常的铁管，会有过血的故事吧？——知道又能怎样？

但，于四他常是亲眼睹而又睹过了，他知道除开他们自己，别的人们是不会注意到他们，和想到过他们……

由那工厂的一面窗口，可以看见一条长街。两侧耸立着参差的建筑物：那所有的铁管，所有

的钢骨，所有的每只钉以至于什么……于四全明白，他明白那全是他以及他们同类的膏血积成。现在里面却住着他们的幸福的敌人。

警察常是在那里驱逐着一些楼壁荫下的乞丐们……

大齿轮小齿轮扭咬着。闪着光。叹息，嘶叫……没有齿的轮被卷在轮带里，扭绞着转动，一样发着叹息，嘶叫……

来回走动的孩子们有时要掬了一柄重量比起他们的身子还要重些的锤子，弓着身子过到那边去，或这边来；他们的脸，以及他们身上所有的衣服，你会疑心他们是这工厂内的油污掏成他们的身躯和一切。

一条条铁管，被斩断掷开；细碎的铁屑杂着尘土在空气里飘荡，跳舞……奔向人们的鼻管里来。

于四，虽然他也是和别的伙伴一样忙碌，但他这里仅是斩铁管。当一批铁管斩上的时候，他是有些工夫来看看一些同伴们的头；窗外的大

街，思索一些关于他们自身的事情。

窗的后面是一所礼拜堂。虽然那工厂的窗口，有着横，顺，间距很密的铁条网，可是由那每个方寸大小的开孔里，你还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每晨或是礼拜六，来礼拜堂里一些绅士，小姐，年青的太太，以及脂肪充肥得如猪一般的俄国老太婆们。他们在胸前划着十字，嘴里唱着赞美诗……就连他们厂主——一个秃亮头顶的美国人——也常是在那里出现于四的眼里。

于四他也明白这壮丽辉煌的礼拜堂，全是为谁们设的，设这些全是作什么用……

——上帝所给与他们的福祐是由我们骨髓里吸取去的呀！——

于四记得有人曾那样为他解说过，关于上帝的圣迹和功用。

这全是每天，每礼拜，于四所能看到或思索到的。但，今天他却不看到那些也不思索那些……他的思索无论左右迴转，总要纠缠着晨间看到的王署员。

——这东西竟来向我打善意了！好的，你也许能得去一些什么，狗养的，你也许……？

在放工的时候，他另外找到几个同伴，到一个他们所常去的地下室的酒馆去。在那里的食客——虽然俄国人也有，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唯一的特徵，就是每人身边发出来的机械油的气息和汗臭，

酒馆的老板是一个跛了脚的退伍的铁工人——在三年前，他因为被一片铁轧断了胫骨。为了他的残废，工厂照例要停止他的工作。工厂是不要残废人的。幸而他是个独身汉，他没有妻子和一些孩子，如恶魔那样等待要吸食他的血。他便把几年工作积下来的一点钱，又凑些别人的一点钱，来设了这个地窖酒馆。

他常是跛着一只脚，倚了一只粗木拐仗，微笑的向着走进来的每人打招呼：

「弟兄们！累得苦了吧！坐下来喝杯什么吧！」

他从来是微笑的，友好的，招呼着他们的坐客，有时他还要这样说：

「弟兄们，没有钱是不要紧的，尽来吃吧！喝吧！……」

事实是谁也不肯拖欠了他的钱。

他是一个高加索人，在一九一四年，他参加过欧洲大战。因为他杀了他的长官，他逃到了西伯利亚，又逃到×××。

「弟兄们！累得苦了吧！坐下喝杯什么吧」

当于四他们走进来的时候，也向他们打了招呼。

每人喝了一杯「唔德克」（注俄国下级劳动者常饮的酒名）吃了几片肠子。这样似乎就是他们这类人——下级人——们唯一的酬报和慰安——虽然他们一天为那齿轮们绞得疲乏，昏愤……但此时他们的血，为了一杯「唔德克」的激动，又是重新流走着了！

于四向着酒馆老板，那个高加索人，打了个手式。那个人便微笑的跛走过来。

「弟兄们，喝过酒啦！抱歉我是喝不过你们这些强壮的牛；没有被伤害，还是年青的牛们

呵……」

他拉了一只椅子，随便坐在一共是四个人的桌边。

「有什么事，要和我说吗？弟兄们。」

高加索人，慢燃着他的眼睛，盯视了于四，又盯视了其余的人。

于四用他的眼睛，兜视了这室中，室中所有的客位，全是充满他们一类的，没有别的方法赚钱的人。他们有的饮着「唔德克」「西皮勒德」烈性而廉价的酒；有的裂食着黑面包。——似乎谁也没有精力再顾及到谁。没有喧哗，也没有高笑。阴沉而疲乏的呼吸，包围了每人。每个角落每个空间……

同桌的阿七叉了一片牛肉送到嘴里去，余的人们也开始裂食着黑面包。

于四他还及不到这些，他移近了椅子，他开始说了：

「……那些狗东西们，现在竟及到我们的身上来了呢！」

「你说的是那些孩子们吗？他们怎样向你注意的呢？」

高加索人说着很熟习的中国话，声音低而静。余的三人也缓徐了他们撕裂面包的手，有的眨眯着眼睛。黄阿七拳头抵在桌面上，他的眼为了酒的燃烧而变赤。

「我们是可……对付他们！」

于四并不注意黄阿七这话，接着说下去：

「……也许他最近才注意到我的。」

「最近？」高加索人沉重着他的声音。

「在平常我们虽认得，但并不说什么话。」

「你在他们面前，有过什么破绽吗？」

「也许是有的？但，我总在避免着。」

「你每天必须要经过那门前吗？」

「是的，只要我回家，或是到工厂来，那真是必经的一条路呢！」

「你的家不可以搬开那里吗？」

「这是不容易的事啦，有孩子，又有老婆，还有年老的妈妈，同时那里出的房租，任在别处

什么地方你也不会找出房子住的。」

「他尽问你些什么来？」

于四便将晨间王署员问他的话，以及他答三署员的话，全说给了这个高加索人以及另外的三个同伴。

「我们必须要想个什么办法的!？」一个伙伴说。

「是啊！我们总要不落了他们鬼圈套。」另一个伙伴说。

「只要看出八分，就对付了他，比什么全得——这是用不着商量的，对付吧，对付吧！看末了还是谁把谁对付了？」

黄阿七扯着他粗戛的嗓子，几乎要高叫起来。还是于四用眼睛止住了他。

人们有的向他们这边注意起来了。但是一刻又复了那阴沉，鬱静……

「他既然注意了 you，一时是不会放松的啦！」

「是的，他是一个狡猾得比狼还凶狠的东西啊！」

「他今夜或是什么时候，他必要侦察着你

呢！」

「我想也是这样呢！」

「那很好，你回家去要更沉着些，什么也不要动——他是不想轻易下手你，你可以安心对付着他——并且要更和气更要和他接近些，把一些不关紧的破绽给他，要他充足了他的力吧！——这样我们是有办法的。」

高加索人，跛了脚，微笑的，送着于四他们走了之后，又开始倚在了柜栏，向他们坐客打起招呼：

「弟兄们，累苦了吧！坐下来喝些什么吧！」

(三)

于四别开他的伙伴们，沿了水门汀的边路，踏着街树的荫影，一个人向家里走。——这时夜还不怎样深。每条弄，每条街，人还是很纷扰。

街头的叫乞，有的抚扞探索他们面前的古铁罐，但，十次总是八次失望的。偶尔听到一枚或两枚什么——当然是铜元——投入的声音，这在这些盲眼睛的狗也不如的动物们真要比听到什么

天声，天启，绝尘的圣乐……使他们的心脏跳动得发狂。

于四他也明白，这全是怎么回事。但他却没有可以给别人铜元，并且他也不想给。有时他几乎全要这样想：

——你们这些人，还不如全死掉吧！你们是不能复仇的啦！只有为他们装衬着骄傲吧了！——他们有时兴会的时候，也许乐意抛给你们一个铜元，来养活着你们——，但，这不是永有的事啊！

高楼飘下来的歌声，特别是今夜使他恨得刺骨。他想他们终会有一日，将这些肥了肚子的猪们，猪肚子剖开，寸断他们的肠子，肝，肺……以及什么。

一列列汽车，尾衔着尾巴，蹲踞在那里。楼上的灯光，照耀着当街，如果你在那照跃的地方失掉一条针，或是一点点什么，总是可以找得到的。

那一共是二十间楼房的大饭馆。在前廊摆着

冬青树，各类的菊花，海棠……

楼房全部涂着白的颜色，搭配着那耸立的，祖圆的白柱，你真的要疑惑那是什么堂殿，或是什么王的宫。他想：——这是上等人宴会的地方，上等人结婚的地方，上等人吸着吃着下等人血和汗，肉和骨的地方啊！……

他想王署员一类的人，便是为这类人们所豢养的。他们为的要更多得些豢养的俸给，他们是不能不更讨些主子们的欢心，尽能的守护他们的利益，尽能的搜嗅捕获他主子们的敌人。

——凭你怎样打善意吧！狗养的。

于四想着，想着……拳头捻得就如一块铁。经过了所有的路，前边就是他的家了。但当他一眼看到那个衙门，他的心脏不自制的跳了两下，他沉静着他的呼吸。一个岗警倚了枪，守候在门的一边。

「谁——？」那个岗警粗着嗓子问。

「我——于四。」

「于四吗？前些时间，王署员还说，如果我

们谁值岗，看到你的时候，给你个信，他有话要和你说……」

「唔！——现在他还在这吗？」

「不，他走出去了，——工夫是不很大呢。」

「怎么，我还等候他吗！——他不在这里现在——我是可以回家啦！」

「这个他却没说——但，你总得待他一刻儿。」

「总得——？」于四默了他的声音，就在那个岗警指定的墙根下，蹲身下去。

这样又是十几分钟挨过了，仍是没有王署员的影子。于四这次是决心再不听这个岗警的话了！他挺起身子来说：——

「我，我是再不能等他了，因为……我还要回去吃晚饭。」

「你，你不许动——！」

「我怎么不许动？什么理由？」

「只不许你动！」岗警提紧他的步枪，步枪上的刺刀闪着光，刀锋是威胁的指向于四的方向来。

「我偏不遵从你。」

「敢——？」

于四进一步掳下那个岗警的步枪，正待返转枪锋，蓦的——一阵警笛的尖叫。王署员同一队警兵袭拢了来。同时由院子里，也有些衣装不整的人们提着枪飞奔出来。

「于四！你要反吗，——看，你的证据，已全数被我们搜出来了！——看，那不是你的妻子，和你的妈妈？——赶快放下你手里拿的东西，不然我就命令开枪。」

王署员掣尖他的嗓子；同时一闪，于四看到了他弓着身子的妈妈，和垂着肚子的妻，一道被绑剪着两臂，在两个持着枪的纠纠警兵的间中，颤着声音说：——

「放下你手中的东西吧！我们是在这里呀！」

于四的胸膛要开始爆炸；他的眼要突出，他要哭软下去。但，同时似有谁在大声的警告他：——要开枪，不要听从她们的话，这时软弱下来，是救不了她们，也救不了你自己——要开

枪——

他发了疯，他抓死了枪的握把，他随着发出的爆音喊：——

「好！让我再给你一个证据。」

（四）

一个月悄悄地过去了。

于四早是被抛在专为他们这类下等人备就的监狱里。

××署那次却死了两名因公殉职的警兵！国权的梦现实了！他是署长了，而他继续的梦又开始幻起……

为了那耸立的高楼，为了那闪光的汽车，为了那妖媚的女人……他不能不更努力实现他的梦。

一个快近十二时的夜里。国权，袖着一只手枪，在漫然向归家的路中巡行着。他想：说不定也许能再碰到一桩，比起于四那件更幸运，更容易的事来。眼看是可以买部小汽车——即是廉价一些儿的也可将就——红梅，那女人，是多么浪

……烧的一口好鸦片烟，时调，京戏……全唱得来，并且那白嫩的颤动的肥股根……

国权，他的脉管有些发涨。颊部霍霍的發炎……眼睛蒙胧……脚下一轻软，几乎跌下去。——呵！——好混蛋，尽想这些怎的？

他骂着自己，在墙拐的地方，为了要使自己清醒些，他立住了！摸出一枝雪茄烟，拧亮了自来火，燃着吸了两口，把玩的将那用去五元金票，最近才买到的马首牌自来火箱，塞入一边衣袋里，叹息的自语着：

——只要想做个上等人，是不能不吸这样烟，使用这样的自来火呢！

他一手袖着他的手枪，一手在用手电灯挥探着路。他想必须要搬开这里。发薪的时候，必须要找到一所更好的房子，交通更方便的地方去居住。

蓦的一个黑影，在距他面前约三十步的地方，一闪动，接着又是几个。他周身的神经细

胞，不自主的涨大起来。这里距他的家，是一段狭而暗的长弄，还要有半里路的光景。

「谁——？」

他戛着嗓子，但，那黑影们却不作声的，冲到他的眼前来：

「老爷，是我们！」

国权，因为忘了闭住他的手电灯，射出了光，因为光的对冲，急切他是认不清对方的面孔。只是一股机器油的气息，刺入他的鼻子里来。他想他们也许是某个工厂里的无赖工人们，在计划要偷些什么，被他撞见了，他们是害怕他。但，现在他是不想亲手来逮捕这些小偷们了！于是大量的说着：

「你们这些下材，无赖汉，全是那个工厂的人？又计划要偷什么？喂！——还不给我滚开吗？小心我的警士撞到，是不会放过你们啦！」

忽的墙角哼了一声，接着低沉的喊了：

「快把证据给他，——这条可怜的狗。」

一柄斧头，是准确的吻入了国权的小头颅。
在国权这一刹的清明中，他似乎看见倚在墙根，
一个架了拐杖的人，这样说：

「我们全是下等人——祝你好！」

1933，8，11。——秋雨的午

春 曲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悄吟——

王阿嫂的死

(一)

草叶和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霜。山上黄了叶子的树，在等候太阳。太阳出来了，又走进朝霞去。野甸上的花花草草，在飘送着秋天零落凄迷的香气。

雾气象云烟一样蒙蔽了野花，小河，草屋，蒙蔽了一切声息，蒙蔽了远近的山岗。

王阿嫂拉着小环每天在太阳将出来的时候，到前村广场上给地主们流着汗；小环虽是七岁，她也学着给地主们流着小孩子的汗。现在春天过

了，夏天过了……王阿嫂什么活计都做过，拔苗插秧。秋天一来到，王阿嫂和别的村妇们都坐在茅檐下用麻绳把茄子穿成长串长串的，一直穿着。不管蚊虫把脸和手搔得怎样红肿，也不管孩子们在屋里喊叫妈妈吵断了喉咙。只是穿啊，穿啊，两只手象纺纱车一样，在旋转着穿。

第二天早晨，茄子就和紫色成串的玲当一样，挂满了王阿嫂的前檐；就连用柳条辫成的短墙上也挂满着紫色的玲当。别的村妇也和王阿嫂一样，檐前尽是茄子。

可是过不了几天茄子晒成干菜了！家家都从房檐把茄子解下来，送到地主的收藏室去。王阿嫂到冬天只吃着地主用以喂猪的乱土豆，连一片干菜也不曾进过王阿嫂的嘴。

太阳在东边放射着劳工的眼睛。满山的雾气退去，男人和女人，在田庄上忙碌着。羊群和牛群在野甸子间，在山坡间，践踏并且寻食着秋天半憔悴的野花。

田庄上只是没有王阿嫂的影子，这却不知为

了什么？竹三爷每天到广场上替张地主支配工人。现在竹三爷派一个正在拾土豆的小姑娘去找王阿嫂。

工人的头目，愣三抢着说：

——不如我去的好，我是男人走得快。

得到竹三爷的允许，不到两分钟的工夫，愣三跑到王阿嫂的窗前了：

——王阿嫂！为什么不去做工呢？

里面接着就是回答声：

——叔叔来得正好，求你到前村把王妹子叫来，我头痛，今天不去做工。——

小环坐在王阿嫂的身边，她哭着，响着鼻子说：——不是呀！我妈妈扯谎，她的肚子太大了！不能做工，昨夜又是整夜的哭，不知是肚子痛还是想我的爸爸？——

王阿嫂的伤心处被小环击打着，猛烈的击打着，眼泪都从眼眶转到嗓子方面去，她只是用手拍打着小环，她急性的，意思是不叫小环再说下去。

李愣三是王阿嫂男人的表弟。听了小环的话，像动了亲属情感似的，跑到前村去了！

小环爬上窗台，用她不会梳头的小手，在给自己梳着毛蓬蓬的小辫。邻家的小猫跳上窗台，蹲踞在小环的腿上，猫像取暖似的迟缓的把眼睛睁开，又合拢来。

远处的山反映着种种样的朝霞的彩色。山坡上的羊群，牛群就像小黑点似的，在云霞里爬走。

小环不管这些，只是在梳自己毛蓬蓬的小辫。

(二)

在村里，王妹子，愣三，竹三爷，这都是公共的名称。是凡佣工阶级都是这样简单，而不变化的名字。这就是工人阶级一个天然的标识。

王妹子坐在王阿嫂的身边，炕里蹲着小环，三个人寂寞着在。后山上不知是什么虫子，一到中午，就吵叫出一种不可忍耐的幽默和凄怨的情绪来。

小环虽是七岁，但是就和一个少女般的会忧愁，会思量。她听着秋虫吵叫的声音，只是用她的小嘴在学着大人叹气。这个孩子也许因为母亲死得太早的缘故？

小环的父亲是一个雇工，在她还不生下来的时候，她的父亲就死了！在她五岁的时候她的母亲又死了！她的母亲是被张地主的大儿子张胡琦强奸而后气愤死了的。

五岁的小环，开始做个小流浪者了！从她贫苦的姑家，又转到更贫苦姨家。结果为了贫苦，不能养育她，最后她在张地主家过了一年煎熬的生活。竹三爷看不惯小环被虐待的苦处。当一天王阿嫂到张家去取米，小环正被张家的孩子们将鼻子打破，满脸是血。王阿嫂把米袋子丢落在院心。她走近小环，给她擦着眼泪和血。小环哭着，王阿嫂也哭了！

有竹三爷作主，小环从那天起，就叫王阿嫂做妈妈了！那天小环是扯着王阿嫂的衣襟来到王阿嫂的家里。

后山的虫子，不间断的，不曾间断的在叫。王阿嫂拧着鼻涕，两腮抽动，若不是肚子突出，她简直瘦得像一条龙。她的手也正和爪一样，为了拔苗割草而骨节突出。她的悲哀像沉淀了的淀粉似的，浓重并且不可分解。她在说着她自己的话：

——王妹子，你想我还能再活下去吗？昨天在田庄上张地主是踢了我一脚。那个野兽，踢得我简直发昏了！你猜他为什么踢我呢？早晨太阳一出就做工，好身子倒没妨碍，我只是再也带不动我的肚子了！又是个正午时候，我坐在地稍的一端喘两口气，他就来踢了我一脚。——

拧一拧鼻涕又说下去：

——眼看着他爸爸死了三个月了！那是刚过了五月节的时候，那时仅四个月，现在这个孩子快生下来了！咳！什么孩子，就是冤家，他爸爸的性命是丧在张地主的手里，我也非死在他们的手里不可，我想谁也逃不出地主们的手去。——

王妹子扶她一下，把身子翻动一下：

——哟！可难为你了！肚子这样你可怎么在田庄上爬走啊？——

王阿嫂的肩头抽动得加速起来。王妹子的心跳着，她在悔恨的跳着，她开始在悔恨：

——自己太不会说话，在人家最悲哀的时节，怎能用得着十分体贴的话语来激动人家悲哀的感情呢？

王妹子又转过话头来：

——人一辈子就是这样，都是你忙我忙，结果谁也不是一个死吗？早死晚死不是一样吗？——

说着她用手巾给王阿嫂擦着眼泪，揩着她一生流不尽的眼泪。

——嫂子你别太想不开呀！身子这种样，一劲忧愁，并且你看着小环也该宽心。那个孩子太知好歹了！你忧愁，你哭，孩子也跟着忧愁，跟着哭。倒是让我做点饭给你吃，看外边的日影快晌午了！——

王妹子心里这样相信着：

——她的肚子被踢得儿胎活动了！危险……

……死……

她打开米桶，米桶是空着。

王妹子打算到张地主家去取米，从桶盖上拿下一个小盆。王阿嫂叹息着说：

——不要去呀！我不愿看他家那种脸色，叫小环到后山竹三爷家去借点吧！——

小环捧着瓦盆爬上坡，小辫在脖子上摔搭摔搭的走向山后去了！山上的虫子在憔悴的野花间，叫着憔悴的声音啊！

(三)

王大哥在三个月前给张地主赶着起粪的车，因为马腿给石头折断，张地主扣留他一年的工钱。王大哥气愤之极，整天醉酒，夜里不回家，睡在人家的草堆。后来他简直是疯了！看着小孩也打，狗也打，并且在田庄上乱跑，乱骂。张地主趁他睡在草堆的时候，遣人偷着把草堆点着了！王大哥在火焰里翻滚，在张地主的火焰里翻滚；他的舌头伸在嘴唇以外，他嚎叫出不是人的声音来。

有谁来救他呢？穷人连妻子都不是自己的。王阿嫂只是在前村田庄上拾土豆，她的男人却在后村给人家烧死了。

当王阿嫂奔到火堆旁边，王大哥的骨头已经烧断了！四肢脱落，脑壳直和半个破葫芦一样，火虽熄灭，但王大哥的气味却在全村漂漾。

四围看热闹的人群们有的说，擦着眼睛说：

——死得太可怜！——

也有的说：

——死了倒好，不然我们的孩子要被这个疯子打死呢！——

王阿嫂拾起王大哥的骨头来，裹在衣襟里，她紧紧的抱着，她发出啾天的哭声来。她这凄惨泌血的声音，遮过草原，穿过树林的老树，直接到远处的山间，发出回响来。

每个看热闹的女人，都被这个滴着血的声音诱惑得哭了！每个在哭的妇人在生着错觉，就像自己的男人被烧死一样。

别的女人把王阿嫂的怀里紧抱着的骨头，强

迫的丢开，并且劝说着：

——王阿嫂你不要这样啊！你抱着骨头又有什么用呢？要想后事——

王阿嫂不听别人，她看不见别人，她只有自己。把骨头又抢着疯狂的包在衣襟下，她不知道这骨头没灵魂，也没有肉体，一切她都不能辨明。她在王大哥死尸被烧的气味里打滚，她向不可解脱的悲痛里用尽了她的全力攒呵！

满是眼泪小环的脸转向王阿嫂说：

——妈妈，你不要哭疯了啊！爸爸不是因为疯才被人烧死的吗？——

王阿嫂，她不听到小环的话，鼓着肚子，涨开肺叶般的哭。她的手撕着衣裳，她的牙齿在咬嘴唇。她和一匹吼叫的狮子一样。

后来张地主手提着苍蝇拂，和一只阴毒的老鹰一样，振动着翅膀，眼睛突出，鼻子向里勾曲调着他有尺寸有阶级的步调从前村走来。用他压迫的口腔来劝说王阿嫂：

——天快黑了！还一劲哭什么！一个疯子死

就死了吧！他的骨头有什么值钱。你回家做你以后的打算好了！现在我遣人把他埋到西岗子去。

说着他向四周的男人们下个口令：

——这种气味……越快越好！——

妇人们的集团在低语：

——总是张老爷子，有多么慈心，什么事情，张老爷子都是帮忙的。——

王大哥是张老爷子烧死的，这事情妇人们不知道，一点不知道。田庄上的麦草打起流水样的波纹，烟筒里吐出来的炊烟，在人家的房顶上旋卷。

苍蝇拂子摆动着吸人血的姿式，张地主走回前村去。

穷汉们，和王大哥同类的穷汉们，摇煽着阔大的肩膀，王大哥的骨头被运到西岗上了！

(四)

三天过了！五天过了！田庄上不见王阿嫂的影子，拾土豆和割草的妇人们嘴里念道这样的话：

——她太难苦了！肚子那么大，真是不能做工了！

——那天张地主踢了她一脚，五天没到田庄上来。大概是孩了生了！我晚上去看看。——

——王大哥被烧死以后，我看王阿嫂就没心思过日子了！一天东哭一场，西哭一场的，最近更利害了！那天不是一面拾土豆，一面流着眼泪？——

又一个妇人皱起眉毛来说：

——真的，她流的眼泪比土豆还多。——

别一个又接着说：

——可不是吗？王阿嫂拾得的土豆，是用眼泪换得的。——

在激动着热情，一个抱着孩子拾土豆的妇人说：

——今天晚上我们都该到王阿嫂家去看看，她是我们的同类呀！——

田庄上十几个妇人用响亮的嗓子在表示赞同。

张地主走来了！她们都低下头去工作着。张地主走开，她们又都抬起头来；就像被风刮倒的麦草一样，风一过去，草稍又都伸立起来；她们说着方才的话：

——她怎能不伤心呢？王大哥死时，什么也没给她留下。眼看又来到冬天，我们虽是有男人，怕是棉衣也预备不齐。她又怎么办呢？小孩子若生下来他可怎么养活呢？我算知道，有钱人的儿女是儿女，穷人的儿女，分明就是孽障。——

——谁不说呢？听说王阿嫂有过三个孩子都死了！——

其中有两个死去男人，一个是年轻的，一个是老太婆。她们在想起自己的事老太婆想着自己男人被车轧死的事，年轻的妇人想着自己的男人吐血而死的事，只有这俩妇人什么也不说。

张地主来了！她们的头就和向日葵般在田庄上弯弯的垂下去。

小环叫喊声在田庄上，在妇人们的头上，响

起来：——

——快……………快来呀！我妈妈不……………不能，不会说话了——

小环是一个被大风吹着的蝴蝶，不知方向，她惊恐的翅膀痉挛在振动。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急得和水银似的不定形的滚转。手在捉住自己的小辫，跺着脚破着声音喊：

——我妈……………妈怎么了？……………她不说话呀……………不会呀！——

(五)

等到村妇挤进王阿嫂屋门的时候，王阿嫂自己在炕上发出她最后沉重的嚎声，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

王阿嫂的眼睛像一个大块的亮珠，虽然闪光而不能活动。她的嘴张得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拚命的向外突出。

村妇们有的哭着，也有的躲到窗外去，屋子里散散乱乱，扫帚水壶，破鞋，满地乱摆。邻家

的小猫蹲缩在窗台上。小环低垂着头在墙角间站着，她哭，她是没有声音的在哭。

王阿嫂就这样的死了！新生下来的小孩，不到五分钟也死了！

(六)

月亮穿透树林的时节，棺材带着哭声向西岗子移动。村妇们都来相送，拖拖落落，穿着种种样样擦满油泥的衣服，这正表示和王阿嫂同一个阶级。

竹三爷手携着小环，走在前面。村狗在远处受惊的在叫。小环并不哭，她依持别人，她的悲哀似乎分给大家担负似的，她只是随了竹三爷踏着贴在地上的树影走。

王阿嫂的棺材被抬到西岗子树林里。男人们在地面上掘坑。

小环，这个小幽灵，坐在树根下睡了！林间的月光细碎的飘落在小环的脸上。她两手扣在膝盖间，头搭在手上，小辫在脖子上给风吹动着，她是个天然的小流浪者。

棺材含着月光埋到土里了！像完成一件工作似的，人们扰攘着。

竹三爷走到树根下摸动小环的头发：

——醒醒吧！孩子！回家了。——

小环闭着眼睛说：

——妈妈，我冷呀！——

竹三爷说：

——回家吧！你那里还有妈妈？可怜的孩子别说梦话！——

醒过来了！小环才明白妈妈今天是不再搂着她睡了！她在树林里，月光下，妈妈的坟前，打着滚哭啊！……

——妈妈！……你不要……我了！让我跟跟跟谁睡……睡觉呀？

——我……还要回到……张……张张地主家去挨打吗？——她咬住嘴唇哭——

——妈妈！跟……跟我回……回家吧！……

远近处颤动这小姑娘的哭声，树叶和小环的哭声一样交接的在响，竹三爷同别的人一样的在

擦揉眼睛。

林中睡着王大哥和王阿嫂的坟墓。

村狗在远近的人家吠叫着断续的声音……

1933,5,21。

广告副手

(一)

地板上细碎的木屑，油罐，颜料罐子。不流通的空气的味，刺人的散散乱乱的混杂着。

木匠穿着短袖的衬衫，摇着耳朵，胳膊上年老的筋肉，忙碌的突起，又忙碌的落下；头上流下汗水直浸入他白色为胡子根端去。

另一个在大广告牌上涂抹着红颜料的青年，确定的不希望回答，拉起读小说的声音说：

——这就是大工厂啊！——

屋子的右半部不知是架什么机器哒哒的响。

什么声音都给机器切断了！芹的叹息声听不见，老木匠咳嗽声也听不见，只是抖着他那年老快不中用的胳膊！

芹在大牌上涂了一块白色，现在她该用红色了！走到颜料罐子的堆去寻，肩上披着两条发辫。

——这就是大工厂啊！——

——这就是大工厂啊！——

芹迫紧这个反覆的声音，望着那个青年正在涂抹的一片红色，她的骨肉被割的在切痛，这片红色捉人心魂的在闪着振撼的光。

——努力抹着自己的血吧！——

她说的话别人没有听见，这却不是被机器切断的，只是她没说出口来。

站在墙壁一般宽大的广告牌前，消遣似的她细数着老木匠喘着呼吸的数次！但别一方她却非消遣，实际的需要的想下去：

——我决不能涂抹自己的血，——……每月二十元。

——我决不能涂抹自己的血我不忍心呀！
——……二十元。

——米袋子空了！蓓力每月的五元稿费，现在是提前取来用掉了！

——可是怎么辨？——……二十元——二十元——二十元……

她爽快的拉条短橙登在着。脑壳里的二十元，就像一架压榨机一样，一发动起来。不管自己的血，人家的血，就一起的从她的笔尖滴落到大牌子上面。

那个青年蹲着在大牌子上画。老木匠面向窗口运着他的老而快不中用的胳膊。三个昏黄的影子在墙上在牌子上慌忙的摇曳。

外面广茫的夜在展开着。前楼提琴响着，钢琴也响着。女人的笑声，经过老木匠面向的窗口，声音就终止在这暗淡的灯光里了！木匠带着胡子流着他快不中用的汗水。那个披着发辮的女人登上木橙在涂着血色。那个青年蹲在地板上也正在涂着血色。琴声就像破锣似的在他们听来，不

尊贵，没有用。

——这就是大工厂啊！他妈妈的！——

这反覆的话，隔一个时间又要反覆一遍。好像一盘打字机似的，从那个青年的嘴里一字一字的跳出。

芹摇曳着影子，蓓力在她的心里走……………

——他这回不会生气的吧！我是为着职业。——

——他一定会晓得我的。——

门扇打开走进一个鼻子上架着眼镜，手里牵着文明杖，并且上唇生着黑鼻涕似的小胡。他进来了！另一个用手帕掩着嘴的女人，也走来了！旗袍的花边闪动了一下，站在门限。

——唔，我可受不了这种气味，快走吧！——

男人正在鉴赏着大牌上的颜色。他看着大牌子上方才芹弄脏了的红条痕。他的眼眉在眼镜上面皱着，他说：

——这种红色不太显明，不太好看——

穿旗袍的女人早已挽起他的胳膊，不许再停留一刻。

——医生不是说过吗？你头痛都是常到广告室看广告被油气熏的。以后用不着来看，总之，画不好凭钱不是什么都可以做到吗？画广告的不是和街上乞丐一样多吗？——

门扇没给关上，开着，他们走了！他们渐去渐远的话声，渺茫的可以听到：

——……女人为什么要做这种行道？真是过于拙笨了！……过于想不开了……——

那个青年摇着肩头把门关好，又摇动着肩头在说：——叫你鉴赏着我们的血吧！就快要渲染到你们的身上了……

他说着并且用手拍打自己的膝盖。

芹气得喘不上气来，在木橙上痴呆茫然的立着，手里红颜色的笔溜到地板上，颜料罐子倒倾着；在将画就的大牌子上，在她的棉袍上爬着长条的红痕。

青年摇起黄昏的影子向着芹的方面：

——这可怎样办？四张大牌子明天就一起要。现在这张又弄上红色，方才进来的人就是这家影院的经理，那个女人就是他的姨太太。——

芹的影子就象钉在大牌子上似的，一动不动。她在失神的想呵：

——这真是工厂啊！方才走进来的那个小胡的男人不也和工厂主一样吗？别人，在黑暗里涂抹的血，他们却拿到光明的地方去鉴赏，玩味！

——

外面广茫的夜在流。前楼又是笑声拍掌声，带着刺般传来，突刺着芹的心。

广告室里机器响着，老木匠流着汗。

老木匠的汗为谁流呢？

(二)

房门大开着，碗和筷子散散乱乱的摊在炉台上，屋子充满黄昏的颜色。

蓓力到报馆送稿子回来一看着门扇，他脸就带上了惊疑的色彩，他心不平静的在跳：

——腊月天还这样放空气吗？——

他进展摸索着火柴和蜡烛。他的手惊疑的在颤动。他心假装平静无事的跳。他嘴努力平静着在喊：

——你快出来，我知道你又是藏在门后了！

——快出来！还等我去门后拉你吗？——

脸上笑着，心里跳着，蜡油滴落了满手。他找过外屋门后没有，又到里屋门后：

——小东西，你快给我爬出来！——

他手按住门后衣挂上的衣服，不是芹。他脸为了不可止的惊疑而愤怒，而变白。

他又带着希望寻过了床底，小厨房，最后他坐在床沿，无意识的掀着手上的蜡油；心里是这样的想：

——怎么她会带着病去画广告呢？——

蜡油一片一片落到膝盖，在他心上翻腾起无数悲哀的波。

拿起帽子一种悲哀勇敢的力量推着他走出房外，他的影子投向黑暗的夜晚。

门在开着，墙上摇颤着空虚寂寞的憧影，蜡烛自己站在桌子上燃烧。

(三)

帽子在手里拿着，耳朵冻得和红辣椒一般，跑到电影院了！太太和小姐们穿着镶边的袍子从他的眼前走过，只象一块肮脏的肉，或是一个里面裹着什么龌龊东西的花包袱，无手无足的在一串串的滚。

但，这是往日的情形，现在不然了！他恨着咬得牙齿作响，他想把这一串串的包袱肚子给踢裂。

电影厂里，拍手声和笑声，从门限射出来。蓓力手里摆着帽子，努力抑止脸上急愤的表情，用着似平和的声音说：

——广告室在什么地方？——

——有什么事？——

——今天来画广告的那个女人，我找她。广告室在什么地方？——

——画广告的人都走了！门关锁了！——

——不能够，你去看看！——

——不信把钥匙给你看。——

站在门旁那个人到里面，真的把钥匙拿给蓓力看了！钥匙是真的，蓓力到现在，把方才愤怒的方向转变了！方才的愤怒是因为芹带着病画广告怕累得病重；现在他的愤怒是转向什么方向去了呢？不用说他心内冲着爱和忌妒两种不能混合的波浪。

他走出影院的门来，帽子还是在手里拿着，有不可释的无端的线索向他抛着：

——为什么呢？她不在家，也不在这里？

——

满天都是星，各个在闪耀，但没有一个和蓓力接近的。他的耳朵，冻得硬了！他不感觉，又转向影院去，坐在大长椅上。电影厂里扰嚷着嘈杂的烦声，来来去去高跟鞋子的脚，板直的男人裤腿，手仗，女人牵着的长毛狗。这一切蓓力今天没有骂他们，只是专心的在等候。他想：

——芹或者到里面看电影去了？工作完了这

里看电影很方便的。——

里门开放了！走出来麻雀似的人群吱吱的闹着骚音。蓓力站起来，眼睛花了一阵在寻找芹。

芹在后院广告室里，摇远缥缈的听着这骚音了！蓓力却在前房里寻芹。

门是开着，屋子里的蜡燃烧得不能再燃烧了！尽了！蓓力从影院回来的时候，才发觉自己是忘掉把蜡吹灭就走出去。

屋子给风吹得冰冷就像一个冰窖似的。门虽是关好，门限那儿被风带进来的雪霜凜凜的仍是闪光。仅有的一支蜡燃烧尽了！蓓力只得在黑暗里摸索着想：

———看着职业什么全忘了！开着门就跑了！——

冷气充满他的全身，充满全室，他耳朵冻得不知道痛，躬着腰，他倒在床间。屋子里黑越越的，月光从窗子透进来，但，只是一小条，没有多大帮助。蓓力用他僵硬的手掬着头发在想。

门口间被风带进来雪的沙群，凜凜的闪着泪

水般的光芒——看到职业，什么全忘了！开着门就跑了！——可是现在为什么她不在影院呢？到什么地方去了，除开职业之外，还有别的力量躲在背后吗？——

他想到这里，猛然咒骂起自己来了：

——芹是带着病给人家画广告去，不都是为了我们没有饭吃吗？现在我倒是被别的力量扰乱了！男人为什么要生着这样出乎意外怀疑的心呢？——

(四)

蓓力的心软了，经过这场愤恨，他才知道芹的可爱，芹的伟大处！他又想到影院去寻芹，接她回来，伴随着她，倚着肩头，吻过她，从影院把她接回来。

这不过是一刻的想象事实他没那么做。

他又接着烦恼下去，他不知道是爱芹还是恨芹。他手在捶着床，脚也在捶床。乱捶乱打，他心要给烦恼涨碎了！烦恼把一切压倒。

落在门口间地板上的雪，象刀刃一样在闪着

凛凛的光。

蓓力蓬着头发，眉梢直竖到伏在额前的发际，慌怔的影子从铁栏栅的大门投射出来向着路南那个卖食物的小铺去。

(五)

影院门又是闹着骚音，芹同别的人，同看电影的小姐少爷们，从同一个门口挤出来，她脸色也是红红，别人香粉的气味也传染到她的身上。

她同别人走着一样畅快的步子，她在摇动肩头，谁也不知道她是给看电影的人画广告的女工。街旁没有衣食的老人，他知道凡是看电影的大概都是小姐或太太；所以他开始向着这个女工张着向小姐们索钱的手，摆着向小姐们索钱的姿势。手在颤动，板起脸上可怜的笑容，眼睛含着眼泪，嗓子喑哑，声音在抖颤。

可怜的老人，只好再用他同样的声音，走向别一群太太，小姐，或绅士般装束的人们面前。

在老头子只看芹的脸红着，衣服散发香气，他却不知道衣服的香味是别人传染过来的。脸红

是在广告室里被油气和不流通的空气熏的。

芹心跳，她一看高悬在街上共用的大钟快八点了！她怕蓓力在家又要生气，她慌忙的摇着身子走，她肚子不痛了！什么病也跑开。

她又想蓓力不会生气的，她知道蓓力平时是十分爱她。她兴奋得有些多事起来。往日躲在楼顶的星星，现在都被她发见了！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但在星星的背后似乎埋着这样的意义。——

——这回总算不至于没有样子烧了！米袋子会涨起，我们的肚子也不用忧虑了！屋子可以烧得暖一点，脚也不至于再冻破下去，到月底取钱的时候，可以给蓓力买一件较厚的毛衣。腊月天只穿一件夹外套是不行呢！——

她脚虽是冻短，走路有些歪斜，但，这是往日的情形，现在她理由充足的，在摇着肩头走。

在铁栏栅的大门，蓓力和芹相遇了！蓓力的脸，没有表情，就像没看着芹似的，蓬着头发走向路南小铺去。

芹方才的理由到现在变成了不中用。她脸上也没有表情，跟住蓓力走进小铺去；蓓力从袖口取出玻璃杯来，放在柜台上，并且手指着摆格子上的大玻璃瓶。

芹抢着他的手指说：

——你不要喝酒！——

纯理智的这话没有一点感情。没有感情的话谁肯听呢？

蓓力买了两毛钱酒，两只蜡烛。

一进门，摸着黑，他把酒喝了一半趁着蓓力点蜡的机会，芹把杯子举起，剩余的一半便吞下她的肚里去。

蓓力坐下，把酒杯高举，喝一口是空杯，他望着芹的脸遥远并隔离的笑了笑！因为酒，他脸变得通红，又因为出去，手拿着帽子，耳朵更红。

蓓力和芹隔着桌子坐着，蜡烛在桌上站立，一个影子落在东墙；一个影子落在西墙，两个影子相隔的摇曳呀！

蓓力没有感情的笑着说：

——你看的是什么影片呀？——

芹恐惶的睁大了眼睛，她的嗓子浸进眼泪去，喑哑着说：

——我什么都不能讲给你，你这话是根据什么来路呢？——

蓓力还用着他同样的笑脸说：

——当我七点钟到影院去寻你，广告室的门都锁了！——

芹的眼泪似充满了嗓子，又充满了眼眶，用她喑哑的声音解辩：

——我什么时候看的电影？你想我能把你留家，自己坐在那里看电影吗？我是一直画到现在呀？——

蓓力平时爱芹的心现在没有了！他不管芹的声音喑哑，追根，确定的用手作着绝对的手式说：

——你还有什么可说？锁门的钥匙都拿给我看了——

芹的理由没有用了！急得像个小孩子似的摇着头，瞪着眼，脸色急得发青，酒力冲上来，脸色发着红。

蓓力还像有话要说似的，但是他肚子的酒，像要起火似的烧着，酒的力量叫他把衣服脱得一件不留，光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一会他又把衣裳，裤子，袜子一件一件的摊在地板上，最后他坐在衣服上，用被风带进来的霜雪擦着他中了酒通红的脚，嘴在唱着说：

——真凉快呀！我爱的芹呀！你不来洗个澡吗？——

他躺在地板上了，手捉抓着前胸，嘴里在唱，同时作呕。

他又歪斜的站起，把屋门打开立时又关上了！他嚷着中国人送皂王爷的声调：

——皂王爷开着门上西天！——

他看看芹也躺在地板上了，在下意识里他爱着芹，把他摊在地板上的衣服，都掀起来给芹盖好。他用手把芹的眼睛张开说：——小妹妹，你

睁开眼睛看看，把我的衣服脱得一件不留给你盖上，怕你着凉，你还去画广告吗？——

芹舌头短，不能说话。

蓓力反复的问她，她不能说话，蓓力持酒气，孩子般地恼怒了！把衣裳又一件件的从芹的身上取下来，重铺到地板上，和方才一样，用霜雪洗着脚，蜡烛昏黄的影子，和醉了酒的人一致的摇荡。夜深寂静的声音在漂漾着。蓓力被酒醉得用下意识在唱：

——看着职业，开着门就跑了！——

——连我也不要了！——

——连我也不要了！——开着门就跑了……

(六)

第二天蓓力病了！冻病了！芹耐着肚子痛从床上起来，蓓力问她：

——你为什还起得这样早？——

芹回答：

——我去买样子！——

在这话后面，却是躲着别的意思：

——四个大牌子怕是画不出来，要早去一点。——

芹肚子痛得不能直腰，走出大门口去，一会样子送来了！她在找钱，蓓力几个衣袋找遍了！她惊恐的问蓓力：

——昨天的五角钱呢？——

蓓力想起来了：

——昨晚买酒五角钱都给了小铺了！

送样子的人在门外等着，芹出去，低着头说：——

——一时找不到钱，下午或是明天来拿好吗？——

那个人带着不愿意的脸色，掙起样子来走了！芹是眼看着样子被人掙走了！

(七)

正是九钟一刻，蓓力的朋友，（画广告的那个青年）来了！他说：——昨夜大牌了上弄的那条红痕被经理看见了！他说芹当广告副手不行，另找来一个别的人。

小 黑 狗

像从前一样大狗是睡在门前的木台上。望着这两只狗我幽默着。我自己知道又是想起我的小黑狗来了。

前两个月的一天早晨，我去倒脏水。在房后的角落处，房东的使女小钰蹲在那里。她的黄头发毛着，我记得清明的，她的衣扣还开着。我看见的是她的背面，所以我不能预测这是什么发生了？

我斟酌着我的声音，还不等我向她问，她的手已在颤颤，唔！她颤颤的小手上有个小狗在闭

着眼睛，我问：

——那里来的？——

——你来看吧？——

她说着，我只看她毛蓬的头发摇了一下，手上又是一个小狗在闭着眼睛。

不仅一个两个，不能辨清是几个，简直是一小堆。我也和孩子一样，和小钰一样欢喜着跑进屋去，在床边拉他的手：

——平森……啊，……喔喔……

我的鞋底在地板上响，但我没说出一个字来。我的嘴废物似的啊喔着。他的眼睛瞪住，和我一样，我是为了欢喜，他是为了惊愕。最后我告诉了他房东的大狗生了小狗。

过了四天，别的一支母狗也生了小狗。

以后小狗都睁开眼睛了。我们天天玩着他们，又给小狗搬了个家，把他们都装进木箱里。

争吵就是这天发生的：小钰看见老狗把小狗吃掉一只，怕是那只老狗把它的小狗完全吃掉，所以不同意那个老狗，大家就抢夺着把余下的三

个小狗也给装进木箱去，算是那白花狗生的。

那个毛褪得稀疏，骨格透露，瘦得龙样似的老狗，追上来！白花狗仗着年青不惧敌哼吐着开仗的声音。平时这两条狗从不咬架，就连咬人也不会。现在凶恶极了。就像两条小熊在咬架一样。房东的男儿，女儿，听差，使女，又加我们两个，此时都没有用了。不能使两个狗分开。两个狗满院疯狂的拖跑。人也疯狂着，在人们吵闹的声音里，老狗的乳头脱掉一个，含在白花狗的嘴里。

人们算是把狗打开了。老狗再追去时，白花狗已经把乳头吐到地上跳进木箱看护它一群小狗去了。

脱掉乳头的，血流着，痛得满院转走。木箱里他的三个小狗却拥挤着不是自己的妈妈在安然的吃奶。

有一天把个小狗抱进屋来放在桌上，它害怕不能迈步全身有些颤，我笑着像是得意，说：

——平森，看小狗啊！——

他却相反，说道：

——哼！现在觉得小狗好玩，长大要饿死的时候，就无人管了。——

这话间接的可以了解。我笑着的脸被这话毁坏了，用我寞寞的手，把小狗送了出去，我心里有些不愿意，不愿意小狗将来饿死。可是我却没有什么，面向后窗我看望后窗外的空地，这块空地没有阳光照过，四面立着是有产阶级的高楼，几乎是和阳光绝了缘。不知什么时候，小狗是腐了，乱了，挤在木板下，左近有苍蝇飞着。我的心情完全神经质下去，好像倘在木板下的小狗就是我自己，像听着苍蝇在自己已死的尸体寻食一样。

平森走过来，我怕又要证实他方才的话，我假装无事，可是他已经看见那个小狗了！我怕他又要象徵着说什么，可是他已经说了：

——一个小狗死在这没有阳光的地方，你觉得可怜么？年老的叫化子不能寻食，死在阴沟里，或是黑暗的道路上。女人，孩子，就是年青

人失了业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愿意哭出来，但我不能因为人都说女人一哭就算了事，我不愿意了事。可是慢慢的我终于哭了！他说：——悄悄，你要哭么？这是平常的事，冻死，饿死，黑暗死，每天有这样的事情，把持住自己！渡我们的桥梁吧！小孩子！——

我怕着羞把眼泪拭干了，但，终日我是心情寞寞。

过了些日子十二个小狗之中又少了两个。但是这些更可爱了！会摇尾巴，会学着大狗叫，跑起来在院子就是一小群。有时门口来了生人，他也跟着大狗跑去，并不咬，只是摇着尾巴，就像和生人要好似的——这或是小狗还不晓得他们的责任，还不晓得保护主人的财产。

天井中纳凉的软椅上，房东太太吸着烟，她开始说家常话了。结果又说到了小狗：

——这一大群什么用也没有，一个好看的也没有，过几天把它远远的送到马路上去——秋天又要有一群，厌死人了！——

坐在软椅旁边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经管。眼花着，有主意的嘴吃着说：

——明明…天，用麻…袋背送到大江去——

小钰是个小孩子，她说：

——不用送大江，慢慢都会送出去。——

小狗满院跑跳。我最愿意看的是它们睡觉，多是一个压着一个脖子睡，小圆肚一个个的相挤着。是凡来了熟人的时候都是往外介绍，生得好看一点的抱走了几个。

其中有一个耳朵最大，肚子最圆的小黑狗，算是我的了！我们的朋友用小提篮带回去两个，剩下的只有一个小黑狗，和一个小黄狗。老狗对它两个，非常珍惜起来，争着给小狗去舐绒毛，这时候，小狗在院子里已经就不成群了！

我从街上回来，打开窗子。我读一本小说。那个小黄狗它挠窗纱，和我玩笑似的竖起身子来，挠了又挠。

我想：

——怎么几天没有见到小黑狗呢？——

我喊了小钰。别的同院住的人都出来了，找遍全院，不见我的小黑狗。马路上也没有可爱的小黑狗，再看不看他的大耳朵了！它忽然失了踪！

又过三天小黄狗也被人拿走。

没有妈妈的小钰向我说：

——大狗一听隔院的小狗叫，它就想起它的孩子。可是满院急寻；上楼顶去张望。最终一个都不见。他哽哽的叫呢！——

十三个小狗一个不见了！和两个月以前一样，大狗是孤独的睡在木台上。

平森的小脚，鸽子形的小脚，栖在床单上，他是睡了！我在写，我在想，玻璃窗上的三个苍蝇在飞……

1933,8,1。

看 风 筝

(一)

拖着鞋，头上没有帽子，鼻涕在胡须上结起网罗似的冰条来，纵横的网罗着胡须。在夜间，在冰雪闪着光芒的时候，老人依着街头电线杆，他的黑色影子缠住电杆。他在想着这样的事：

——穷人活着没有用，不如死了！——

老人的女儿三天前死了，死在工厂里。

老人希望得几个瞻养费，他奔波了三天了！拖着鞋奔波，夜间也是奔波，他到工厂，从工厂又要到工厂主家去。他三天没有吃饭，实在不能

再走了！他不觉得冷，因为他整个的灵魂在缠住他的女儿，已死了的女儿。

半夜了！老人才一步一挨的把自己运到家门，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胡须颤抖，他走路来谁看着都要联想起被大风吹摇就要坍塌的土墙，或是房屋。眼望砖瓦四下分离的游动起来。老人在冰天雪地里，在夜间没人走的道路上筛着他的胡须，筛着全身在游离的筋肉。他走着，他的灵魂也像解了体的房屋一样，一面在走，一面摊落。

老人自己把身子再运到炕上，然后他喘着牛马似的呼吸，他全身的肉体摊落尽了，为了他的女儿而摊落尽的，因为在他女儿的背后埋着这样的事：

——女儿死了！自己不能作工，瞻养费没有儿子出外三年不见回来。——

老人哭了！他想着他的女儿哭，但哭的却不是他的女儿，是哭着他女儿死了以后的事。

屋子里没有灯火，黑暗是一个大轮廓，没有

线条，也没有颜色的大轮廓。老人的眼泪在他有皱纹的脸上爬，横顺的在黑暗里爬，他的眼泪变成了无数的爬虫了，个个从老人的内心出发。

外面的风在嚎叫夹着冬天枯树的声音。风卷起地上的积雪，扑向窗纸打来，唰唰的响。

(二)

刘成在他父亲给人做雇农的时候，他在中学里读过书，不到毕业他就混进某个团体了！他到农村去过。不知他潜伏着什么作用，他也曾进过工厂。后来他没有踪影了！三年没有踪影。关于他妹妹的死，他不知道，关于他父亲的流浪，他不知道，同时他父亲也不知道他的流浪。

刘成下狱的第三个年头被释放出来，他依然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他的脸色还是和从前一样，冷静、沉着。他内心从没有念及他父亲一次。不是没念及，因为他有无数的父亲，一切受难者的父亲他都当作他的父亲，他一想到这些父亲，只有走向一条路，一条根本的路。

他明白他自己的感情，他有一个定义：热情

一到用得着的时候，就非冷静不可，所以冷静是有用的热情。

这是他被释放的第三天了！看起来只是额际的皱纹算是入狱的痕迹，别的没有两样。当他在农村和农民们谈话的时候，比从前似乎更有力，更坚决，他的手高举起来又落下去，这大概是表示压榨的意思，也有时把手从低处用着猛力抬到高处，这大概是表示不受压迫的意思。

每个字从他的嘴里跳出来，就和石子一样坚实并且钢硬，这石子也一个一个投进农民的脑袋里也是永久不化的石子。

坐在马棚旁边开着衣钮的老农妇，她发起从没有这样愉快的笑，她触了他的男人李福一下，用着例外的声音边说边笑：

——我做了一辈子牛马，哈哈！那时候可该作人了！我作牛马作够了！——

老农妇在说没尾这句话时，也许她是想起了生在农村最痛苦的事。她顿时脸色都跟着不笑了！冷落下去。

别的人都大笑一阵，带着奚落的意思大笑，妇人们借着机会似的向老农妇奚落去：

——老婆婆从来是规矩的，笑话我们年青多嘴，老婆婆这是为了什么呢？——

过了一个时间安静下去。刘成还是把手一举一落的说下去，马在马棚里吃草的声音，夹杂着鼻子声在响，其余都在安静里浸沉着。只是刘成的谈话沉重的字眼连绵的从他齿间往外挤。不知什么话把农民们击打着了！男人们在抹眼睛，女人们却响着鼻子。和在马棚里吃草的马一样。

人们散去了，院子里的蚊虫四下的飞，结团的飞，天空有圆圆的月，这是一个夏天的夜，这是刘成出狱三天在乡村的第一夜。

(三)

刘成当夜是住在农妇王大婶的家里，王大婶的男人和刘成谈着话，桌上的油灯暗得昏黄，坐在炕沿他们说着不绝的在说，直到最后才停止，直到王大婶的男人说出这样的话来：

——啊！刘成这个名字。东村住着孤独的老

人常提到这个名字，你可认识他吗？——

刘成他不回答，也不问下去，只是眼光和不会转弯的箭一样，对准什么东西似的在放射，在一分钟内他的脸色转变了又转！

王大婶抱着孩子，在考察刘成的脸色，她在下断语：

——一定是他爹爹，我听老人坐在树荫常提到这个名字，并且每当他提到的时候，他是伤着心。——

王大婶男人的袖子在摇振，院心蚊虫的群给他冲散了！圆月在天空随着他跑。他跑向一家脊背湾曲的草房去，在没有纸的窗棂上鼓打，急剧的鼓打。睡在月光里整个东村的夜被他惊醒了！睡在篱笆下的狗，和鸡雀吵叫。

老人睡在土坑的一端，把自己的帽子包着破鞋当作枕头，身下铺着的是一条麻袋。满炕是干稻草，这就是老人的财产，其余什么是不属于他的。他照顾自己，保护自己。月光映满了窗櫺，人的枕头上，胡须上。……

睡在土炕的另一端也是一个老人，他俩是同一阶级，因为他也是枕着破鞋睡，他们在朦胧的月影中，直和两捆干草或是两个粪堆一样，他们睡着，在梦中他们的灵魂是彼此的看守着。窗櫺上残破的窗纸在作响。

其中的一个老人的神经被鼓打醒了！他坐起来，抖擞着他满身的月光，抖擞着满身的窗櫺。他不睁眼睛，把胡须抬得高高的盲目的问：

——什么够当？——

——刘成不是你的儿吗？他今夜住在我家。老人听了这话，他的胡须在蹀躞。三年前离家的儿子，在眼前飞转。他心里生了无数的蝴蝶，白色的空中翻着金色闪着光的翅膀在空中飘着飞。此刻凡是在他耳边的空气，都变成大的小的音波，他能看见这音波，又能听见这音波。平日不会动的村庄和草堆现在都在活动，沿着旁边的大树，他在梦中走着。向着王大婶的家里，向着他儿子方向走。老人像一个要会见妈妈的小孩子一样，被一种感情追逐在大路上跑，但他不是孩

子，他蹀躞着胡须，他的腿笨重，他有满脸的皱纹。

老人又联想到女儿死的事情，工厂怎样的不给恤金，他怎样的飘流到乡间，乡间更艰苦，他想到饿和冻的滋味。他需要躺在他妈妈怀里哭诉。可是他去会见儿子。

老人像拾得意外的东西，珍珠似的东西，一种极度的欣欢使他恐惧。他体验着惊险，走在去会见他儿子的路上。

王大婶的男人在老人旁边走，看着自家的短墙处有个人的影象，模糊不清，走进一点只见那里有人在摆手。再走进点：知道是王大婶在那里摆手。

老人追着他希望的梦，抬举他兴奋的腿，一心要去会见儿子，其余的什么，他不能觉察，王大婶的男人跑了几步，王大婶对他皱整眼眉低声慌张的说：

——那个人走了！抢着走了！——

老人还是追着他的梦向前走，向王大婶的街

笆走，老人带着一颗充血的心来会见他的儿子。

(四)

刘成抢着走了！还不待他父亲走来他先跑了！他父亲充了血的心给他摔碎了！他是一个野兽，是一条狼，一条没有心肠的狼。

刘成不管他父亲，他怕他父亲，为的是把整个的心，整个的身体献给众人。他没有家，什么也没有，他为着农人，工人，为着这样的阶级而下过狱。

(五)

半年过后，大领袖被捕的消息传来了！也就是刘成被捕的消息传来了！乡间也传来了！那是一个初春正月的早晨，乡村里的土场上，小孩子们群集着，天空里飘起颜色鲜明的风筝来，三个五个，近处飘着大的风筝远处飘着小的风筝，孩子们在拍手，在笑。老人——刘成的父亲也在土场上依着拐杖同孩子们看风筝。就是这个时候消息传来了！

刘成被捕的消息传到老人的耳边了！

1933, 6, 9

夜 风

(一)

老祖母几夜没有安睡，现在又是抖着她的小棉袄了！小棉袄一拿在祖母的手里，就怪形的在那儿哆嗦。仿佛小棉袄会说出祖母所不敢说出的话似的。外面风声又起了！——刷——刷……

祖母变得那样可怜，小棉袄在手里终那样拿着，窗纸也响了！没有什么，是远村的狗吠。身影在壁间摇摇，祖母，灭下烛，睡了！她的小棉袄又放在被边。可是这也没有什么，祖母几夜都是这样睡的。

屋中并不黑沉，虽是祖母熄了烛。披着衣裳的五婶娘，从里间走出来，这时阴惨的月光照在五婶娘的脸上，她站在地心用微而颤的声音说：

——妈妈！远处许是来了马队，听！有马蹄响呢！——

老祖母还没忘掉做婆婆特有的口语向五婶娘说：

——可恶的×××又在寻死。不碍事，睡觉吧。——

五婶娘回到自己的房里，又唤醒她的丈夫，可是又不敢。因为她的丈夫从来英勇在村中著名的，而不怕过什么人。枪放得好，马骑得好。前夜五婶娘吵着×××是挨了丈夫的骂。

不碍事，这话正是碍事，祖母的小棉袄又在手中颠倒了！她把袖子当作领来穿。没有燃烛，斜歪着站起来，可是又坐了下。这时已经把壁间满着灰尘的铅弹枪取下来，在装子弹。她想走出去上炮台望一下，其实她的腿早已不中用了，她并不敢放枪。

远村的狗吠得更甚了！像人马一般的风声也上来了。院中的几个炮手，还有老婆婆的七个儿子通起来了！她最小的儿子还没上炮台，在他自己的房中抱着他新生的小宝宝。

老祖母骂着：

——呵！太不懂事务了！这是什么时候？还没有急性呀！

这个儿子，平常从没挨过骂，现在也骂了。接着小宝宝哭叫起来。别的房中，别的宝宝，也哭叫起来。

可不是吗？马蹄响近了，风声更恶，站在炮台上的男人们持着枪杆，伏在地下的女人们抱着孩子。不管那一个房中都不敢点灯，听说×××是找光明的。

大院子里的马棚和牛棚，安静着，像等候恶运似的。可是不然了！鸡，狗，和鸭鹅们，都闹起，就连放羊的童子也在院中乱跑。

马，认清是马形了！人，却分不清是什么人。天空是月，满山白雪，风在回转着，白色的。

山无止境的牵连着。在浩荡的天空下，南山坡口，游动着马队，蛇般地爬来了！二叔叔在炮台里看见这个，他想灾难算是临头了！一定是来攻村子。他跑向下房去，每个雇农给一只枪，雇农们欢喜着，他们想：

——地主多们好呵！张二叔叔多们仁慈！老早就把我们当作家人看待的。现在我们共同来御敌吧！——

往日地主苛待他们，就连他们最反对的减工资，现在也不恨了！只有御敌是当前要作的。不管厨夫，也不管是别的役人，都喜欢着提起枪跑进炮台去。因为枪是主人从不放松给他们拿在手里。尤其欢喜的是牧羊的那个童子，——长青他想，我有一只枪了！我也和地主的儿子们一样的拿着枪了！长青的衣裳太破，裤子上的一一个小孔，在抢着上炮台时裂了个大洞。

人马近了！大道上飘着白烟，白色的山和远天相结，天空的月泐底的照着，马像跑在空中似的。这也许是开了火吧！——砰！砰……………。炮

手们看得清是几个探兵作的枪声。

长青在炮台的一角，把住他的枪，也许是不会放，站起来，把枪嘴伸出去，朝着前边的马队。这马队就是地主的敌人。他想这是机会了！二叔叔在后面止住他：

——不要！——等近些放！——

绕路去了！数不尽的马的尾巴渐渐消失在月夜中了！墙外的马响着鼻子，马棚里的马听了也在响鼻子。这时老祖母的欢喜喊着孙儿们：

——不要尽在冷风里，你们要进屋来暖暖，喝杯热茶。——

她的孙儿们强健的回答：

——奶奶！我们全穿皮袄，我们在看守着，怕贼东西们再转回来。——

炮台里的人稀疏了！是凡地主和他们儿子都转回屋去，可是长青仍蹲在那里，作一个小炮手的模样，枪嘴向前伸着，但棉裤后身作了个大洞，他冷得几乎是不能耐，要想回房去睡。没有当真那么作，因为想起了张二叔叔——地主平常对

他的训话了：「为人要忠你没看见古来有忠臣孝子吗？忍饿受寒，生死不怕，真是可佩服的。」

长青觉得这正是尽忠也是尽孝的时候，恐怕错了机会似的，他在捧着枪，也在作一个可佩服的模样。裤子在屁股间一个大洞裂着。

(二)

这人是谁呢？头发蓬着，脸没有轮廓，下垂的头遮盖住，暗色的房间破乱得正像地主们的马棚。那人在啼着，好像失丈夫的乌鸦一般。屋里的灯灭了！窗上的影子飘忽失去。

两棵立在门前的大树，光着身子在嚎叫已失去的他的生命。风止了！篱笆也不响了！整个的村庄，默得不能再默。儿子，长青。回来了。

在屋里啼哭着，穷困的妈妈听得外面有踏雪声，她想这是她的儿子吧！可是她又想，儿子十五天才可以回一次家，现在才十天，并且脚步也不对，她想这是一个过路人。

柴门开了！柴门又关了！篱笆上的积雪，被振动落下来，发响。

妈妈出去像往日一样，把儿子接进来，长青腿软得支不住自己的身子，他是斜歪着走回来，所以脚步差错得使妈妈不能听出。现在是躺在炕上，脸儿青青的流着鼻涕；妈妈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

心痛的妈妈急问：

——儿呀！你又牧失了羊吗？主人打了你吗？——

长青闭着眼睛摇头，妈妈又问：

——那是发生了什么事？来对妈妈说吧！

长青是前夜看守炮台冻病了的，他说：

——妈妈！前夜你没听着马队走过吗？张二叔叔说×××是万恶之极的，又说专来杀小户人家。我举着枪在炮台里站了半夜。——

——站了半夜又怎么样呢？张二叔打了你吗？——

——妈妈，没有，人家都称我们是小户人家，我怕马队要来杀妈妈，所以我在等候着打他们，——

——我的孩子，你说吧！你怎么会弄得这样呢？——

——我的裤子不知怎么弄破了！于是我病了！——

妈妈的心好像是碎了！她想丈夫死去三年，家里从没买过一尺布，和一斤棉。于是她把儿子的棉袄脱了下来，面着灯照了照，一块很厚的，另一块是透着亮。

长青抽着鼻子哭，也许想起了爸爸。妈妈放下了棉袄，把儿子抱过来。

豆油灯像在打寒颤似的火苗哆嗦着，唉，穷妈妈抱着病孩子。

(三)

张老太太又在抖着她的小棉袄了！因为她的儿子们不知辛苦了多少年，才做了个地主；几次没把财产破坏在土匪，叛兵的手里，现在又闹×军，她当然要抖她的小棉袄罗！

张二叔叔走过来，看着妈妈抖得怪可怜的，他安慰着：

——妈妈！这算不了什么，您想，我们的炮手都很能干呢！并且恶霸们有天理来昭张，妈妈您睡下吧！不要起来，没有什么事！——

——可是我不能呢？我不放心。——

张老太说着外面枪响了！全家的人，像上次一样，男的提着枪，女的抱着孩子。风声似乎更紧，树林在啸。

这是一次虚惊，前村捉着个小偷。一阵风云又过了！在乡间这样的风云是常常闹的。老祖母的惊慌似乎成了癖。全家的人，管谁都在暗笑她的小棉袄。结果就是什么事没发生，但，她的小棉袄仍是不留意的拿在手里，虽是她只穿着件睡觉的单衫。

张二叔叔同他所有的弟兄们坐在老太太的炕沿，老六开始说：

——长青那个孩子，怕不行，可以给他结帐的，有病不能干活计的孩子，活着又有什么用？

说着把烟卷放在嘴里，抱起他三年前就患着痼病的儿子走向自己的房子去了。

张老太说：

——长青那是我叫他来的，多做活少做活的不说，就算我们行善，给他碗饭吃，他那样贫寒。——

大媳妇含着烟袋，她是四十多岁的婆子。二媳妇是个独腿人，坐在她自己的房里。三媳妇也含着烟袋在喊，三叔叔回房去睡觉。老四，老五，以至于老七这许多儿媳妇都向老太太问了晚安才退去。老太太也觉得困了似的，合起眼睛抽她的长烟袋。

长青的妈妈，——洗衣裳的婆子来打门，温声的说：

——老太太，上次给我吃的咳嗽药再给我点吃吧！——

张老太太也是温和着说：

——给你这片吃了！今夜不会咳嗽的，可是再给你一片吧！——

洗衣裳的婆子暗自非常感谢张太太，退回那间靠近草棚的黑屋子去睡了！

第二天是个天将黑的时候，在大院里的绳子上，挂满了黑色的白色的，地主的小孩的衣裳，以及女人的裤子。就是这个时候吧！晒在绳子上的衣服有浓霜透出来，冻得挺硬，风刮得有铿锵声。洗衣裳的婆子咳嗽着，她实不能再洗了！于是走到张老太的房里：

——张老太真是废物呢！穷人又生病。——

一面说一面咳嗽：

——过几天我一定来把所有余下的衣服洗完。——

她到地心那个桌子下，取她的包袱，里面是张老太给她的破毡鞋；二婶子，和别的婶子她的一些碎棉花，和裤子之类。这时张老太在炕里，含着她的长烟袋

洗衣裳的婆子有个破落而无光的家屋，穿的是张老太穿剩的破毡鞋。可是张老太有着明亮的镶着玻璃的温暖的家，穿的是从城市里新买回来的毡鞋。这两个老婆婆比在一起，是非常有趣的。很巧，牧羊的长青走进来，张二叔叔也走进

来。老婆婆是这样两个不同形的，生出来的儿子也当然两样，一个是掷着鞭子的牧人，一个是把着算盘的地主。

张老太扭着她不是心思的嘴角问：

——我说，老李，你一定要回去吗？明天不能再洗一天吗？——

用她努力的眼睛望着老李，老李：

——老太太，不要怪我，我实在做不下去了！——

——穷人的骨头想不到这样值钱，我想你的儿子，不知是谁的力量才在这里呆得住。也好。那么，昨夜给你那药片，为着今夜你咳嗽来吃它。现在你可以回家去养着去了！把药片给我，那是很贵呢！不要白废了！——

老李把深藏在包袱里那片预备今夜回家吃的药拿出来。

老李每月要来给张地主洗五次衣服，每次都是给她一些萝卜，或土豆，这次都没给。

老婆子夹着几件地主的媳妇们给她的一些破

衣服。这也就是她的工银。

老李走在有月光的大道上，冰雪闪着寂寂的光，她寡妇的脚踏在雪地上，就像一只单身雁在哽咽着她孤飞的寞寞。这树为着空的枝干，没有鸟雀。什么人全睡了！尽树儿的那端有她的家屋出现。

打开了柴门，连个狗儿也没有，谁出来迎接她呢?!

(四)

两天过后风声又紧了！真的×军要杀小户人家吗？怎么都潜进破落村户去？李婆子家也曾住过那样的人。

长青真的结了账了！背着自己的小行李走在风雪的路上。好像一个流浪的，丧失了家的小狗，一进家屋他就哭着。他觉得绝望。吃饭妈妈是没有米的，他不用妈妈问他就自己诉说怎样结了账，怎样赶他出来，他越想越没路可走，哭到委曲的时候，脚在炕上跳，用哀惨的声音呼着他的妈妈：

——妈妈：我们吊死在爹爹坟前的树上吧！

可是这次，出乎意料的，妈妈没有哭，没有同情他，只是说：

——孩子，不要胡说了，我们有办法的。

——

长青拉着妈妈的手，奇怪的，怎么妈妈会变了呢？怎么变得和男人一样有主意呢？

(五)

前村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张二叔叔的家里还没吃早饭。

整个的前村和×军混成一团了！有的说是在宣传，有的说是在焚房屋，屠杀贫农。

张二叔叔放探出去，两个炮手背上大枪，小枪，用鞭子打着马，刺面的严冬的风夺面而过，可是他们没有走到地点，就回来了；报告是这样：

——不可知这是什么埋伏？村民安静着，鸡犬不惊的不知在作些什么？——

张二叔叔问：——那末你们看见些什么呢？

——我们是站在山坡往下看的，没有马槽，把草摊在院心，马匹在急吃着草，那些恶棍们和家人一样在院心搭着炉，自己做饭。——

全家的人，挤在老祖母的门里门外，眼睛瞪着。全家好像窒息了似的。张二叔叔点着他的头：——唔！——你们去吧！——

这话除了他自己别人似乎没有听见。关闭的大门外面有重车轮轴轧轧经过的声音。

可不是吗？敌人来了！方才吓得像木雕一般地张老太也扭走起来。

张二叔叔和一群小地主们捧着枪不放，希望着马队可以绕道过去。马队是过去了一半，这次比上次的马匹更多。使张二叔叔纳闷的是后半部的马队也夹杂着爬犁小车！并且车上也像有妇女们坐着？更近了！二叔叔是千真万真看见了一些雇农，李三，刘福，小秃……一些熟识的佃农。二叔叔气得仍要动起他地主的怒来大骂。

兵们从东墙回转来，把张二叔叔的房舍包围

了！开了枪。

这不是夜，没有风，这是光明的朝阳下，张二叔叔是第一个倒地。在他一秒钟清明的时候，他看见了长青和他的妈妈——李婆子也坐在爬犁上，在挥动着拳头……

——完——1933，8，27。

——书 后——

仅是印行一册小集子，本不必在这里再罗索些废话，起始我们是这般想着的，不过从有了印这册子的动机始，迄现在止，使我们对于现人生，是又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和认识：

- 1 一切以经济作基底的社会，仅凭感情上结合的友谊是不可靠的。
- 2 惟有你同一阶段的人们，才能真的援助和同情你。
- 3 艺术是救不了现实的苦痛。

每当我同我的友人黑人君由印书局归家和去印书局的途中，就要看到那些不成人形的乞丐，摊睡在水门汀的侧路上，——更是那个烂穿了足心的，辗转在积水洼里的老瞎乞——我便要烧掉了所有的积稿，永久丢开笔杆子，爽利的去走路吧。可是终于还是没能这样作，并且这册集子居然是成型了，——我知道这全不是他们所需要的——而那个老乞丐，依然还是自己烂溃着他的脚心。

这个集子能印出，我只有默记黑人弟和幼宾见的助力——这全是用不着在这里感谢的。

至于这个小集子本身怎样，能给与读众们一些什么……虽然我们自己早有了最高格的评价——微薄的意识划分——但我们是要更努力的进前，进前……同

时也切盼有志于文学的朋友们，给与我们一些助力的批评吧。

偶尔跑到这哈尔滨，又偶尔的印了这个小的集子，将来我们也许再偶尔印些什么，也许一偶尔就离开这里。

我们谨在这里感谢排字朋友刘克泌君，和他的伙伴们。

1933，10，1。——三郎——

《跋涉》复制本说明

《跋涉》是萧军（三郎）和萧红（悄吟）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1933年10月，由作者自费在哈尔滨五画印刷社印刷一干部。书刚进入书店发售，即遭到伪满洲国和日本特务当局查封并焚毁。为了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提供这一资料，现据萧军同志藏本复制。

《跋涉》原书为32开本，毛边。这次复制，排印时除采用简体字外，正文均按照原书版式重排，不作任何更改。封面、扉页、出版预告、目录页（包括萧军手书题记）均照原书影印。共印5000部。

在本书的复制过程中，得到黑河印刷厂和黑河日报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黑龙江省文学艺术研究所

1979, 10, 1。

空白页

